

中宗大王實錄

第十七之八

019471
369



194211

6. 8. 95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典藏
由國家圖書館數位化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十七

十月辛丑朔 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健正言李元和論啓前事不允○

聽輪對○傳于政院曰姜澈以府尹給寺社田於族親事大司憲李自

健言於經筵不知姜澈時事歟尹璋時事歟考折受文案年月可也○

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諫院啓曰京畿觀察使鄭光世性本

不簡且有病如此旱荒賑救之時豈能堪任請適皆不允○御夜對

上使講官金世弼樸著曰欲見老陽少陰之變世弼進前將筮具樸之

上審視之乃罷 上曰近日屢因災變下旨求言聞有陳弊者皆不切

當爾等其各陳懷抱世弼曰臣侍從久矣知 上之求言皆是至誠今

日清問之下如有素抱安敢隱默自即位以後大獄屢起斷以叛逆者

非一臣參修 成宗實錄粗知首尾二十餘年之治無讓於成康然其

即位初年有亂言者其時 貞熹王后臨政言觸 上躬者猶以為迷

劣多所平反雖自有律文尚且如此今 聖明中興之際何大逆之多

耶近來下旨云刑獄之間豈無冤枉乎時推杖一百以下皆放之然傷

天地之和未必不由於大獄臣昧死直陳奉旨金謹思曰世弼之言於

警懼天災之意甚當臣見刑曹及議政府詳覆或至遲緩滯獄經年寃

枉豈少乎罪當死者即時處決不當死者亦當鞠理可也臣近往金羅遠見生民最大者衣食而食尤大焉百姓皆以種縣花為急或填水田種之者有之問之則答曰縣花最急於徭役貢賦故如是耳此亦上所當知者世強曰臣前為大司諫時有人誣告謀叛臣亦然鞠其時首告者朴有齡而推官雖洞知虛事皆欲取稟而相視以為難或云大罪不可赦更啓詰問而後復用大杖訊鞫可也或云王者不可殺一不辜當取稟而後杖之也果窮詰則其情畢露被告者得免而誣告者反坐若不審處則誣告者得志矣如有冤枉則必召天災於此等事固當留念若不關涉於國家則雖置之可也記事官李挺豪曰前日因旱祈雨之時欲打圍洪福山以致雨此言不可出諸口其時上曰以打圍致雨非不知其不當特以多般求雨故若是耳適大臣諫而止之若有逢迎上意使上一行則其過舉不細王者一言甚重不可輕易世弼曰臣前日在政院時其傳教一出欲啓而未能耳今日挺豪所啓乃切直之言當虛懷而納之上曰禱雨非一再而不能致雨故不計是非而誤教此言甚當○壬寅御朝講○御書講叅贊官李自華臨文曰唐太宗於死刑皆公五覆奏其恤刑之意至矣頃者王終之事臣等已

議啟以彼淫穢之行觀之則雖置死刑可矣然士族婦女失行者置刑之法大典及律文皆不載死刑至重不可輕斷○御夕講○臺諫啟前事不允○癸卯 御朝講○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啟前事不允○傳曰失行士族婦女置刑之法於律文及大典皆所不載在 成宗朝或置刑或定屬在廢朝風俗歸正閒并奸夫置刑其重刑所以重名教也定屬所以示仁政也其刑之罰之皆是也今者議論不一當參酌輕重以為定法○李自健成雲李彥浩金碗尹宥議淫亂之習大妨風化家國喪敗未必不由於此在所痛祛其在賤人則已矣至於士族之女長於閨門之內絕不與外人相接而亦為淫慾所牽恣行無忌污毀風教豈此為甚其防禁不可不嚴當置重典律文內凡奸男女同罪其所奸之人亦置重典以正風化何如慶世昌李長生權敏手方有寧金謹思金末文李孫柳仁淑曹漢弼韓胤昌朴祐鄭球羅昶趙元紀洪景霖俞仲翼李元和等議皆同李自華李沆尹殷弼金乃文洪彥弼金正國金安世柳墩李清申光漢議士族婦女淫行污穢風俗人所憤疾雖置重典固不足惜然王者立一法必務求情理至於死刑尤加重慎豈可

以一時憤在輕議大法乎扶植節義禁絕情欲自有其道不在嚴刑况

律文所載不至死罪豈無其意且在 成廟朝各隨其罪或輕或重而不立恒令者豈不以死刑不可創立而重違王者立法之意乎金應箕洪景舟等議亦同成希顏議犯好事者律無置刑之條大典亦無此豈思慮所不及而不嚴立其法乎臣等據此法條斤正時削去則 成宗朝士族婦女犯其罪者或蒙顯戮或被定屬罪同而所坐不同前則軫風俗之汚毀而重論後則酌用法之便宜而減死其揆度之意深矣臣愚以為婦女犯奸置刑律文大典所不載依 成宗朝永屬之例以為定法似當○甲辰臺諫啓前事不見○乙巳 御朝講持平尹宥獻納金琰論前事 上曰光世人物豈不得為觀察使乎然有病則可適餘皆不見○傳于政院曰濟州貢物船海中遭風人多溺死唯三人板帆席依岸呼救他船人金石佛不拘禁忌救援以致再甦甚為可嘉當論賞以勸其餘○臺諫啓前事不見○吏曹以柳洵擬領議政望傳曰左右相次次陞之右議政望可也盧公弼李孫金應箕擬啓特以宋軼為右議政○宋軼啓曰三公之職必才德物望協於朝議然後可其任至重臣無才德物望請辭再啓不見○丙午 新傳 宗廟大祭香祝○副提學李自華等上疏其略曰近歲以來星辰數變地震屢作旱蝗

相仍今年則自春至秋不雨畿甸嶺北尤甚都城之中地脈不通萬井俱涸又於八月朔西六郡雨雹暴下大如拳積地深二寸許鴈鴨鳥雀皆為傷死又於九月十七日龍仁縣大雨雹暴風卒起拔樹仆屋人有被傷者風氣之惡有似烟火翌日雷雹又作暴雹亦下大者如栗京師亦兩雹雷雹者累日當至誠求治之時而災變之作若是其多天之示異雖曰仁愛人君人事之失豈無所召正勅庶事感動天意豈非殿下之責乎姪近日之事言之設關天嶺則欲遣御史掌開閉既而知其不可則不得不罷北地凶荒則初欲遣大臣巡察又欲置兼都事既而知其不可則不得不罷邊將殺賊數級則濫賞妄加既而知其不可則不得不改知其不可而改未為病也其不謹於建事之始而輕舉若是何也輸穀嶺北差一官亦足就事何必別置轉運使而不管於該曹乎謀議國事自有關廷亦足以承清問展嘉猷何必別建議得廳而群聚國中以駭瞻視乎國家創立法條至精至悉有大典續錄而皆本於大明律則宜無所不備何必設局斤正添錄廢朝之亂政以汚祖宗之良法乎恤刑非不至也而矜怒之德未洽於人心何也近者罪非亂逆而投竄遐裔者多矣若察其情則其間豈無冤枉召災傷和亦

未必不由於此也。選才非不勤也，而銓曹於注擬之際，不用薦舉之人，何也？勢家之請托煩而朝廷之公道不行也。薦舉雖未必盡得其人，豈皆下於請托而得官者乎？然此不過事爲之謬耳。至於祭祀者，國家之大事，而人情之所當至誠者也。儀物雖備，誠有所未盡，則神不肯享。故古之人事之如生，余之如在，所以致其誠也。殿下即位以來，躬祀廟庭者，蓋寡。臣等恐報本追遠之心有所未盡也。况祀先農，祈穀帝王之盛禮。即位之初，宜先舉行，而常以歲歉不舉，比甚不知本者也。公論者國家之正脉，而收議者又公論通行之路也。國有大事，則必收議于羣臣者，欲集衆思而得聞至當之論也。與議者固當悉其思慮，各陳所蘊。今則議事之際，一、二大臣唱議，則在列，靡然從之，心雖明知其不可不取，違忤同然和之，由是公論鬱於下而不達於上，嗚呼！此風不變而一權臣間其間，是豈非寒心者乎？答曰：此皆予之咎也。當與群臣論其可否。○丁未，中宮養老宴，以權停例行于思政殿，賜物有差。○臺諫啓前事，諫院又啓曰：李長生今為兵曹參判，武臣一時為判書參判於事，體未便，且為承旨，不數月驟陞嘉善，請改正。○旨不允。○以柳順汀為領議政，成希顏為左議政，宋軼為右議政，金應箕為右贊成，金鈴為吏曹判

書鄭光世爲工曹判書李長生爲兵曹參判洪淑爲京畿觀察使孫仲
敷爲承政院左承旨○戊申 御朝講特進官沈貞曰臣嘗觀高麗成
宗時嘗餽孝子順孫義夫節婦此乃盛世事也請令各道觀察使依高
麗故事餽餉而褒獎之不無有補於風教 上曰可○領議政柳順訂
啓曰臣以不合三公之意前已累辭不得至今冒處身亦有病首相重
任豈可循次爲之請辭三啓不允○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邇來三
綱墜地風俗淆訛民失本性莫知歸厚 祖宗朝務扶植綱常忠臣孝
子烈女圖形記事作爲一書名之曰三綱行實頒諸中外閭巷小民觸
目生感豈非爲治之一助予爲是念欲依前圖形續撰其速設局○己
酉遣同知中樞府事申繼宗賀正朝○政院啓曰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餽餉事雖是高麗時事非 祖宗朝所爲其中若有孝子忠臣可用者
則當用之但令依養老宴例供饋於闕庭似乎不當取稟傳曰忠臣孝
子義夫節婦供饋於闕庭雖非我國所爲闕係節義此美事故令禮官
磨鍊節目耳果是近來不舉之事其以沈貞所啓大臣會議時併問之
○臺諫啓前事傳曰長生可與他司相換餘皆不允○庚戌 御朝講
○御晝講○御夕講○憲府啓曰 祖宗朝以事大爲重故方物圭裏

之日議政府六曹司憲府承政院長官監之近日封褻時三政丞皆不
往參本府來啓而後領議政始往頓無朝廷體貌此乃三公以國事為
輕忽故也請推之工曹判書鄭光世前為京畿觀察使之其為人性不
簡且有病故論啓而適之今乃還授工曹判書迺監司而為判書是六
卿反為輕也請適傳曰三政丞皆有故不往非以國事為輕忽也鄭光
世前為工曹判書今復不得為耶○辛亥 受朝賀○御朝講執義成
雲論三公推考鄭光世等事雲又曰火山臺雖為傳習而為之非今日
急務近者百姓流離天變相仍自 上當以恤民隱謹天戒常常軫念
雖降求言之旨若舉如此事則百姓烏知 殿下為傳習而設乎
曰火山臺事雖似不急今若廢之則將無傳習之人功役亦小故為之
耳餘並不允○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傳曰前日經
筵侍從有言大臣犯罪隨其輕重或迺或罷可也徵贖有乖待大臣之
體予聞此言深以為然此即古者刑不上大夫之意然大臣之犯公罪
當贖者不可一一免之亦不可迺職故皆命棄之臺諫以為不可全釋
當照律擬罪徵贖若從臺諫之言則有違待大臣之義以公罪而迺職
則亦不可何為而得其中耶柳順訂成希顏李孫金應箕洪景舟申

用漸議大臣犯罪贖者或有或棄之此 祖宗朝優待大臣出於一時息命傳曰知道○壬子 御朝講○右議政宋軼辭職再啟不允○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啟前事不允○癸丑 御朝講司諫洪景霖持平尹宕論啟前事上曰火山臺可罷也景霖又曰以三公為小各司提調殊失事體 上曰自古大臣不親小事但如司僕寺掌樂院等司則古亦以大臣為提調至於小各司不宜以三公為之耳餘不允○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啟前事不允○甲寅 受常參○御朝講掌令金礎正言李允和論啟前事礎又曰古詩以懲創感發為主今之詩文皆浮誇若著意 留覽則於性理之學及古今事變未能詳究况庶務之煩予今者令東人詩集入內恐有累於聖學 上曰非欲好詩文也已前內藏詩集散在於校書館故使之收拾類聚而已○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啟前事憲府又啟曰長湍水原試官已推的實當速罷房也外方科舉之法不嚴屢致此弊若遣御史而試取則必公正矣且武科取以畫數不請依大典取以額數傳曰罷擄事當商量更言之誅不允○乙卯 御朝講大司諫趙元紀持平金希壽論啟前事上曰若待外方儒生畢推後罷擄則事果緩矣江原道試官畢推則該曹

自當為之餘不允○先是英陵之遷于驪興也川寧縣遠在四十五里之地而權臣韓明澮以為雞犬聲相聞白上革罷其縣以其地屬于驪州其公衙坐地及官舍百三十餘間明澮遂自占為農舍其人吏衙前官奴婢等皆役于驪州相距凡四十餘里非徒朝暮往來從役之艱中阻大川兩水漲溢舟無所施由是因公事往來者畏其徵罰或泳或游而橫罹溺死者十餘年之間多至二十有二人成宗朝戊申歲川寧人以此意申訴于上請復立為縣于時連城君徐居正以為明澮之妻尚在待其死後復立為縣亦未晚也權辭防啓今上壬申七月川寧居民等又呈上言以為九州縣有亂臣賊子悖逆不道者則革罷宜矣然有罪見革如求禮谷城直海新寧咸興光山吉州等地則革之未久而復立民以之安兼川寧則自三韓以來無一罪辜而公衙官舍俱沒于一大臣之手幾五十年之久而不復積萬民之怨而不解云云啓下戶曹戶曹以為川寧縣雖設立已久祖宗朝革廢之地不宜輕易復立承旨權敏手主啓依先史臣曰甚矣權臣之貽害於後世而積怨於民也欺罔君父擅革舊縣自入為私庄其罪不可赦因民訴寃復立為縣有何不可而居正之有此議何也其依阿苟容籍賴權勢之罪不足論

也而遭遇 聖明寧民之訴寃如初而戶曹之又為防啓者復何心哉
舉此可知明澮威勢氣焰非徒薰赫一時又能柑制後人有如是哉○
丙辰 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健正言俞仲翼論啓前事 上曰武科以
分數取之者以武士多往南北故也今若更改則與前議不同耳忠清
道果為汎濫矣如黃海平安等道文臣守令稀少雖不可永為恒法遣
御史取之可一為之知事金應箕曰玉終已議處絞國家於死囚慎重
至矣故今啓三覆其在 祖宗朝以好生之德加欽恤之意凡士族婦女
失行者皆不置刑鄭啟富之妻失行而定屬官婢今若決杖定屬則為
賤人矣以士族為賤人亦重豈無懲戒改行者廢朝嚴法重刑故置死
刑今者以此添載法條似不可也侍讀官金正國曰玉終置刑甚不可
人君不可以嚴刑化下士族失行者與賤人雖異死刑不可立也其在
祖宗朝非不知置刑而使之定屬者意有在也大抵法愈峻而犯之
者無忌 成宗朝以於乙子同處死者亦未得其宜也廢朝雖置諸死
刑人君承亂政之後宜用寬典也 上曰衆議云若定屬為婢則反逐
淫慾此獄有異於他死刑雖重無他法以懲之故然爾但今言不可以
嚴刑化下是言至當豈可以此化其淫俗乎○御書講○御書講○憲府

啓前事不允○傳曰長湍試官事當初義禁府請刑推子欲棄之而他道
試官亦被推必推考得實然後可議罷擄故允之今日義禁府堂上於
經筵言其賤昧刑官若知賤昧則何不取稟使上失刑乎其推禁府堂
上○丁巳 御朝講司諫洪景霖掌令金礎論啓前事景霖又曰忠臣
孝子節婦饋餉至爲美事若一饋則窮村僻巷必有感激矣近聞政院
以此防啓甚不可也 上曰饋餉有何不可賜米旌表今當申舉也○
憲府啓前事不允○問三公及禮曹判書曰王者無私服然外祖父母
忌日自 先王朝不視事故今依前例爲之美 王妃父母忌日亦可
不視事乎古例如何予意以爲不視事當矣其議啓領議政柳順汀等
回啓曰古事臣等未之考也但帝王與常人異故雖重服用短喪之禮
何以爲 王妃父母至於不視事乎臣等意以爲似未當傳曰知道○
戊午 御朝講持平金希壽正言李元和論啓前事元和又曰今儒生不
好學雖四書三經皆抄抹而讀之至於史記亦茫然不知以至弘文館
進講周易以外官負參講則弘文館官負徒備負而已以其外官參講者
撥差於弘文館而本館不參進講官負移差外職可也領事宋軼曰禁府
推考之事臣未知其故大抵推考事皆因傳旨之辭而取服傳旨外啓稟

之事非有司所能擅也是故 成宗朝以勿拘傳旨原情取招在載續錄矣然傳旨外事 殿下豈知此弊乎須令勿拘傳旨推之 上曰凡推考傳旨或大臣或臺諫啓之則政院隨其所啓而製之因傳旨原情論斷是乃有司之事也○副提學李自華等啓曰臣等聞正言李元和啓云弘文館不知周易以外官進講於事體未便此言甚當非獨元和之意物論皆然故啓之也臣等每欲以此啓之而未能大抵不堪所任而在職未安請適之傳曰論思之官非不備而以外官參講於事體不合故言之耳然於 成宗朝亦有以外官參講事其勿辭再啓不見○御書講○御子講○憲府啓前事不見○五鎮守令往來從馬之弊柳順訂成希顏宋軼辛允武張順孫議五鎮從馬猥濫之弊臣等亦嘗聞之欲採其弊未得其要前日設關之計專爲此也今光弼所啓割其耳以別軍民之馬譏察禁防雖非長策亦或有理姑可試之李孫金應箕洪景舟申用漑姜激曹繼商柳聃年孫澍成世純任由謙沈貞議五鎮守令並任往還例乘驛馬本邑從馬不應帶率其多帶來者觀察使固當糾覈重論若因此弊割盡軍士馬耳則非徒騷擾軍士等欲妨土產與販資生者恐未得任意往來反致寬闊從李孫議○武科初試並罷與

否及遣御史取鄉試便否柳順訂議武科試取亦有猥濫之事則罷擄
宜當其試取額數已定輕改未便事前日議啓且初覆試輕重事體不
同於初試遣御史事體過重若外方文臣守令不足不得備試官之數
則只以京官兼帶御史遣之此則可矣申用漑張順孫金詮姜澂曹繼
商柳聯年孫澍成世純任由謙沈貞議同成希顏議遣御史事 成宗
朝於鄉試多有借製入格者故罷擄別遣御史更取之若遇如此猥濫
之事雖別遣御史以救一時之弊猶可也不爾則仍舊為便宋軼辛兄
武李孫金應箕洪景舟議同傳曰可○孝順節義人饋餉當否柳順訂議
孝順節義旌門復戶或有時賜物歷代帝王褒獎之典不過如斯不須
踵前朝故事饋餉李孫金應箕議同成希顏宋軼洪景舟辛兄武申用
漑張順孫金詮姜澂曹繼商柳聯年孫澍成世純任由謙議高麗時餉
孝順節義此是美事我朝勸獎之典靡所不舉不必取法前朝然於養
孝之日或時兼舉有補於感化之一端從順訂議○失行婦女定罪之
法柳順訂宋軼李孫議失行婦女并奸夫處絞為當事前議已盡今不
敢更議辛兄武申用漑張順孫金詮姜澂曹繼商柳聯年孫澍成世純
任由謙沈貞崔淑生李自健趙元紀洪景霖成雲李彥浩金硯尹宕金

希壽俞仲翼李元和議皆同成希顏金應箕議失行婦女不可置死刑之
事臣等於前議及經筵已啓雖更思之今若欲正風俗以峻刑章則非徒
虧人主大德後之識事體者必笑之洪景舟柳仁濠李世仁李坤李自
華尹殷獨金乃文洪彦弼金正國蘇世讓柳墩李清申光漢等議同從
順訂議○五鎮軍士奉足之弊柳順訂成希顏宋軼議五鎮軍士奉
足為官役果有其弊依光弼所啓施行何如李孫金應箕洪景舟辛允
武申用漑張順孫姜澂曹繼商柳聃辛孫澍成世純任由謙沈貞議各
道軍籍差錯衙前及一應犯罪入居鄉吏皆入北道各鎮以補衙前其
軍士奉足還給戶首為當○傳曰今觀鐵崇等宗室任城副守
烏川君嗣宗上言之
意乃曰已死之父不可緣坐又以四寸緣坐是律外之法律文獨行於士
大夫而不論於宗屬又曰臣等之為宗親非緣父也以 太宗之高得參
屬籍宗親被 宗社大罪則臣及父自當削籍三寸叔緣坐之法雖載
律文然除名屬籍似過且無令甲未知有古例乎無乃曖昧乎其並議
之柳順訂議鐵崇等事情涉曖昧然其父已為削籍則其子雖無罪
犯不可於屬籍仍錄故前日以此議之但當初議罪時嗣宗削籍事
宗簿寺請下議于推官等臣亦與其議嗣宗身死已以不應緣坐而

至於削籍即今思之臣等之議恐或有過當今採群議務得其當施行何如成希顏宋軼李孫金應箕洪景舟辛兄武成世純任由謙沈貞議同申用漑張順孫金詮姜澂柳聃年孫澍議大抵緣坐之法以親屬知情不發覺也嗣宗於續三寸法當緣坐故已削籍固不得為宗屬但嗣宗身死在於續未叛逆之前其與知情不發覺似有間傳曰群議皆以為不可輕原其上言留于政院○己未 御朝講大司諫趙元紀曰自 祖宗朝以祭祀為重近者如釋奠祭致齋之日祭官皆不致齋齋者齊其思慮之不齊以交於神明今之祭官齋宿之夕飲酒不輟及翌日祭後不為飲福皆盡馳散 成宗朝以祭祀飲福為重而今乃積習成風致齋之日勿縱酒祭後飲福節目請令磨鍊 上曰當糾舉也元紀又與掌令李彥浩論啓前事不允○御晝講○御夕講○副提學李自華等啓曰臣等累啓煩瀆不勝惶悚但以其不堪所任在職未安故啓之是雖一諫官所啓乃採公論而啓之請速適之傳曰勿辭○憲府啓前事傳曰遣御史用分數等事已收議于大臣大臣云御史當勿遣分數亦可用其初試人數雖多會試當從本額餘並不允○庚申御朝講○憲府啓前事不允○以尹金孫為議政府右參贊孫澍為兵曹參判

李長生為戶曹參判金世弼為全羅道觀察使○辛酉受朝參○御
朝講司諫洪景霖掌令李彥浩論啓前事彥浩又曰今觀武科全羅道
試取人數一百二十五人則人才豈至此盛多耶京中則人才所萃而入格
者少全羅道忠清道人才反有優於京中此猥濫故也請推之本府又
聞忠清道節度使方輪試取時日晏在房中動樂飲酒或告以其客之
來則輟試事東西追餞於試取時舉子願逆風不射者皆聽其任意而
射之監箭官遷射具移排輪恬不知恠便大笑以戲或乘醉入教坊其
所失大矣且聞監司之來留待縱酒舉子糧少者或不畢試而徑歸節
度使受國重任先自失道如是請拿問皆不允○憲府啓前事傳曰忠
清道節度使已令推之事端自露矣全羅道節度使別無誤錯其試取
人數雖多以其人才多少取之矣皆不允○文城府院君柳洵以年老
辭領經筵事命適之史臣曰洵在燕山時含默苟順致位首相以此不
得與廢昏之議反正後因在政府能保爵位人以馮道目之○全羅道
觀察使金世弼啓曰觀察使任重臣不經事且無物望何以堪任臣且
有老母年踰八十二歲而無兄弟得奉醫藥故敢啓傳曰當問于該曹
○壬戌御朝講持平尹宥正言李元和論啓前事不允○御書講○

御夕講○憲府啓曰李長生今爲刑曹參判獄訟任重豈所堪任請
改正又啓前事傳曰李長生前爲兵曹一司二武臣並入爲不可故換
差矣若刑曹參判則雖判書有故可與參議相議處決矣餘並不見
○諫院又啓李琬方輪等事亦不見○癸亥 御朝講大司諫趙元紀
執義成雲啓方輪李長生等事皆不見○傳曰忠清道節度使依臺
官所啓推之可也○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方輪等事憲府又啓
曰司饗院薛里朴敬禮金克宗以進上生鮮濫報禮曹之罪杖八十
奪告身三等照律入啓而以笞五十解見任別叙判下此人等仍任薛
里未便請依律施行且宦寺之罪尤不可輕貸也傳曰朴敬禮等以內
官無別叙處故降授祿職而仍任也餘比皆不見○甲子 御朝講持平金
希壽正言俞仲翼啓前事不見○兵曹啓曰以分數試取事其始也爲
武士多赴兩界及南方故也然外方試取之數過多臺諫以分數之法
猥濫論請改之慶尚道及兩界武士多赴防戍加額數試取何如傳
曰可○咸鏡道巡邊使黃衡斬巨老泌下等二級以啓○乙丑 御朝講大
司憲李自健司諫洪景霖論啓前事不見○傳于大臣曰來春當祀先
農其可取人乎柳順汀等啓曰前日躬耕籍田則取人但來春式年而又

別試則外方儒生往來有弊年又凶荒若不得已別試則以式年退定於來秋可也然式年已逼別試雖不爲之可也傳曰祀先農近來連年未舉待從有言可爲者祀先農則躬耕不可不爲之式年已逼則別試雖不爲似可矣但舉盛事則不可不取人式年則不可退別試待來秋爲之何如順訂等又啓曰親耕後即行別試爲當式年則退行於來秋可也○丙寅臺諫啓前事不允○宋軾李孫洪景舟議萬世獄辭曾已經年其受刑訊至於三十七次事千人亦多受訊而別無現證故前日以曖昧議啓今又商量得情爲難棄之似可但刑曹以待義母不順啓稟據此定罪爲當金應箕議亦同○兵曹以平安道節度使啓本啓曰建州衛都督達罕子沙乙豆采滿浦鎮言曰王山赤下近月來謁其受例物請優給入送云酌中接待事請收大臣之議柳順訂成希顏宋軾李孫金應箕辛允武議王山赤下實是賊虜然若來款義不可拒當接待語之曰爾居最近我境其輸誠納款宜在人先爾不念此日以盜竊爲事若數爾罪惡死有餘辜前日爾之子弟沙乙豆等五人乘江冰初合斷攜行人將縛人繩子潛入高沙里地面被獲於我究問情狀前後作賊一一輸服此雖不道子弟所爲爾豈不知國家特用寬典不加顯

戮使居南方賜之田宅隨意過活且不問罪于爾國恩至重爾猶不念
反以殺無辜為辭敢為報復之計寇抄不已至於近日搶擄高沙里鎮
人觀爾所為合遣二裨將覆爾巢穴殲盡爾類然大國包容之量置之
不問有日矣今爾忽叩邊關其誠否難知在我來者不拒之意不宜
絕之故依他例待之爾自今棄其舊惡誠心歸順則可轉禍為福永安
厥居矣不爾顛覆之禍將焉得逭以此開陳利害以觀其意依他野人
例贈饋而彼若有不滿辭色則又語之曰爾無勞效此亦足矣爾若自
復革面向道盡情事大則國家待爾不得不厚并以是開說入送何如
上曰可○聖節使宋子喜書狀云濟州正兵金一山等九人漂海投泊
南京地方海孟縣所在官轉送于北京禮部付臣解送故率還耳且云
皇帝怠於視政比前尤甚○揚州居守護軍金檢成夜宿幕外為虎所
攬其女閨今年二十挺身撲虎奪屍而葬事聞旌門復戶並賜物○臺
諫啓前事不允○戊辰 御朝講掌令金碗正言李元和啓李長生等
事領事柳順汀曰小臣在邊方嘗知輪之為人性疎拙廉靜且不能飲
酒行已謹慎今者論駁如是臣未知其故也今使推其事于人則是非
間恐有無辜橫罹刑杖者也其受刑之際必有感傷和氣雖使之畢推

其罪不過於罷職今當適之以賞其事千人則事千人亦必免刑訊矣
今雖罷職如此有武才之人不可終棄金碗曰方輪之庶靜臣亦嘗聞
之矣到今如此安保其既往耶如順訂所啓方輪雖或小心今則荒廢
姑且懲戒以收後效皆不允○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允
○已已 御朝講大司諫趙元紀掌令李彥浩論方輪等事不允元紀
曰臣觀大雪已過松虫迄未蟄是可怕也雪降而虫蟄乃其理也而今
聖上允遇災變下旨求言其所以弭災之方靡不至矣而災變不殄
臣未知其由也 世宗嘗言遇災而減膳撤樂徒爲虛文而已必須政
事一出於正然後庶可弭災耳 世宗又曰爲學不可以口讀須於心
上致功夫近日雖 勤御經筵然其口讀之學無益於事須於心上致
功夫躬行心得而後於政事之非用人之失皆得以不迷矣 上曰不可爲口
讀當於心上致功夫此至當之論也領事宋軼曰近因災變屢降求言之旨
然朝廷必相和而後萬物得遂其生和氣可以旁達矣吏曹雖得一賢而
注擬豈得以致和氣乎吏曹今方以用人循資格而已臣意間有賢者雖
無踐歷當不次用之耳○傳曰臺諫啓以六曹郎官未箇滿遷叙未便
大抵近來不用大典故如是耳其令通張終孫自今以後當依大典注擬

○御書講○御夕講○內禁衛金王妻王終以失行被訊死於禁府獄中
 ○以盧公弼為領中樞府事李守英為司諫院正言○臺諫啓前事不
 允○庚午 御朝講司諫洪景霖執義成雲論啓前事不允○傳于政
 院曰方輪所失之事昨者大臣亦謂當適然既委方面之任而先違之
 似未當也以此問于政府○交城君盧公弼以老病辭不允○御書講
 ○御夕講侍讀官李沆曰今年自春迄冬兩澤不足今又大雪已過天
 不雨雪泉脉不通臣嘗聞諸農人云下雪則土脉滋潤且雪覆兩麥然
 後兩麥得稔也古有祈雪我國則不行然宋時祈雪又有賜前三白之
 語今使祈雪何如 上曰祈雪之前已問於禮曹禮曹以為我國不行
 之事然無雪亦災變也○圖畫署上香山九老圖屏風命大提學申用
 旣撰序若詩命叅判姜澂書之○御書講○御夕講○臺諫啓前事不
 允○成均館所餉儒生數夥不能繼饌以牛肉供饋其來已久是時
 生負丁自堅獨不食朴薰尹自任等倡言禁肉不可用於學宮群議
 不食而諸生於齋中及明倫堂食之唯食堂齋會處不食識者憂其矯激
 十一月辛未朔御朝講臺諫論前事不見○御書講○領議
 政柳順汀右議政宋軼議醉戲無節似非終身大累雖

甲壬

得其實又過罷職必欲推闡許多事干以無罪受刑足傷和氣不辨其罪而罷之臣等亦知其不可但當此隆寒以不甚緊關事刑及無辜尤所未安只罷職勿推事干之意臣等於經筵啓之左議政成希顏左叅贊洪景舟右叅贊尹金孫議方輪被駁事非二有所實便可罷職但事未推閱而遽坐之禾穩因此成例則恐有後弊况已令敬差官推考敬差官先在其道必詳聞其事事干人雖欲庇方輪安能道其情乎待推案科斷未晚左贊成李孫右贊成金應箕議方輪以一道主將被論多端不宜在職若在任則事干人必忍杖不服或有殞命者實非細故姑罷其職何如上從希顏等議○臺諫啓李長生等不見○壬申 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健大司諫趙元紀啓前事不見○癸酉 御朝講掌令李彥浩正言李守英啓前事不見○御文講○甲戌 御朝講持平尹宥曰近來雖細事皆收議若難斷之事則博採群議可也小小之事亦皆收議則無聖上睿斷之意而權歸於下國事將日非矣先自 聖念商量而後以收群議可也臺諫有言每下 問于該司臺諫非一二負豈不商度而啓之乎信該司而不信臺諫此輕重失序矣又與獻納金璇啓前事不見領事柳順汀曰京畿失農各官或定使者來京邸捧納而使者倍數徵

之雖納一斗之物或徵二斗至於贈遺人情之物亦倍數徵之以此百姓尤至於困苦者曰民間以貢物之納尤不得聊生法有防納者全家入居而其利甚重故禁不能止本府時方推之矣順汀曰防納之弊固非偶然臣聞之藥材隨月採取以時賫納而近不如法兩醫司下人等拾取以陳棄置藥材洗淨以防納各官上送新藥材使不得納故藥亦無效而防納者濫徵價物如此奸偽之事數多宜痛懲 上曰使禁戢奸偽則可也然事叢而得罪予未之聞也順汀曰臣聞南原品官強悍府內才白丁本二千餘人皆為品官所使一品官率三四十人而使居於其家圍內衙前未得督出守令若推尋則必中毒且役使官奴婢如父祖奴婢懦弱守令或成給立案至於官無可使之入其為弊已久守令亦不能禁戢如此品官當令推察已甚者治以大罪則庶幾無如此之弊矣 上曰品官作弊非獨南原下三道必皆然矣不可一一糾察今新監司若知此弊則亦當糾察矣○傳曰近年年歲凶歉民不聊生故往年公債及貢物已令磨鍊蠲減而守令等廢閣不行村巷之民不知蠲減某物則非但有如前橫斂而奸吏及里內色掌等因緣督徵澤不下究此意更論八道令村巷無不周知而如有不

遵法令徵歛者則摘發推治○乙亥臺諫啓前事憲府又啓曰司僕判官
尹汝諧以特旨授之特旨除職者須以賢良可用而朝廷皆以為當然後
可也况汝諧戚里之人而物情皆以為不公且其人物不合判官宜速改
正傳曰汝諧曾為刑官且在任遭喪故特授耳是也○丙子臺諫啓前
事不允○丁丑臺諫啓前事皆不允○咸鏡道巡邊使黃衡書狀云臣
觀捕賊事勢莽哈初度入征深處諸胡諭以利害悉皆順服唯餘賊
百餘分散逃竄若令四鎮彼人鍾城將帥尼應巨大等也入征不分順逆斬獲則歸
順者還逆構怨以莽哈為責已自相攻擊兵連禍結邊釁不絕
臣欲止軍濶論無辭矣適四鎮彼人等曰尼令車欲報怨舉軍出來且
莽哈再入賊黨逃散難以得功云故聲言從願罷軍更令莽哈等期以
盡獲賊魁云○戊寅謝恩使曹繼商啓曰臣本有病今若冒寒病發則
所受之命恐委於中路况臣曾再赴京禮部與序班誰不知臣之名
乎今又往之則一人二度往來於事體何如敢稟傳曰當初該司必不
知卿有病也今逝之○臺諫啓前事不允○己卯御朝講知事金應
箕曰咸鏡道軍糧及救荒之備不足故命移慶尚道粟或陸輸或
水運其弊甚大請停之上曰朝廷所議何可遽廢當更商量司諫洪

景霖持平金希壽啓朴義榮李琬方輪尹汝諧等事皆不允○御書講
上讀至金湯非粟不守之語乃曰今邊方軍糧不足不可緩也南方築城
雖不得已然非徒以築城防禦要使民務農積粟而後可矣敬暉之言善
矣○庚辰 受常參○聽啓覆○御朝講掌令金硃正言李元和論啓前
事又啓曰玄健前為沔川郡守專事貪剝瑣屑之物無不輸來郡民云唯
山川不得持去雖不追論其罪不宜即叙也 命適汝諧餘不允○御
書講 上曰周造大像狄仁傑上疏以罷其役仁傑之疏善矣今亦以
妖言惑衆者必多有之觀察使及守令若賢者則異端自無矣聞慶州
有銅像立於路中猶可毀為軍器矣司成金安國曰上之人崇尚經術
常懼異端復出則下之人自然觀感矣 上曰蘇味道以三月之雪為
瑞雪此非瑞雪明矣予觀歷代自上好祥瑞則下人必以此諂諛為君
為臣當各警省○御夕講○辛巳 御朝講大司諫趙元紀啓方輪李
琬等事不允元紀又曰去八月暫雨之後至今不來泉脉不通自古不
渴之井今年始渴災變莫大於此甚可畏也昔朱熹將入對或曰正心
誠意之言上所厭聞勿復奏也熹曰吾之平生所學只此四字而已豈
可不言以欺吾君乎復以四字進奏當時以偽學斥朱熹字宗不能辨

孝宗若有正心誠意之功則何以不察朱熹之非偽學也今 殿下必
以正心誠意為工夫而臣未知 殿下之著功為如何○御晝講 上
臨文教曰為政在人故用人之道至大用人之道得則庶務自然修理用
人之道失則庶務無自治之理大臣於用人之際皆得其材而授其任
則雖不親庶務政事修舉而國家終至於治矣侍講官尹殷弼啟曰自
古聖人盡心於用人之道 聖上臨御一國以用人為急於守今之選
留意如此此吾東方生民之福願終始此心則民被德澤太平之治不
期而致矣○臺諫啟前事憲府又啟曰金海府使李誠彥水原府使文
瑾相換其初遣誠彥于金海也教以臺諫弘文館有武才人擇差故誠
彥以掌令擬遣此重金海也今乃以近道相換其與初意反矣
立法不信故我國無又用之法誠彥又瑾請勿換傳曰誠彥之母上言
故近道相換事已令判付而今日政文瑾為水原依例相換矣餘亦不
允○壬午 御晝講○御夕講○臺諫啟前事皆不允○癸未 御晝
講臺諫啟前事皆不允○御夕講○甲申臺諫啟前事憲府又啟曰宰
相常時則食祿自榮而國有難事則皆欲規避自安其弊不少近日曹
繼商為謝恩使而以累次往來身且有病請辭之雖累次往來此則銓

曹當均勞逸安可以無病爲有病而托辭乎在 成宗朝如此規避者則皆以大罪論之本府方推考矣且觀謝恩使之望皆以不可者擬之遣使上國則當以識事體者差之況今中原多事變須以善應變者遣之韓恂別無專對之能幸遇事變何能應變擇差甚當傳曰曹繼商累次往還其有病則未之知也一人三次赴京亦若無人然且反正以後往還者其還不久故適之耳韓恂雖無應變之才中原無事雖遣之可也餘皆不免史臣曰恂無他才技以門蔭發迹美容儀有幹能口辨性又貪財好色因其妹龜城君妻備伺內間動止善於逢迎私長兄參判灌之妾至於生子又畜燕山所幸宮女人皆唾鄙臺諫之請適以此也龜城即燕山正妃慎氏三寸叔也○乙酉 御朝講大司憲李自健正言李守英啓前事不允○判尹姜渾請辭不允史臣曰渾雖以文章名世性輕躁少寬恕至廢朝爲承旨允上所欲多有迎合朝中之事小有差失或至請罪人頗怨焉士類相語曰權鈞爲都承旨人多賴焉姜渾代之人皆側足燕山每以非義怯下詞命渾能文非飾惡製作如流或召入于內唱和酣觴息幸無比拜承旨未一歲超至一品以此不容於物議至拜判尹懼有彈劾故有是辭○丙戌 御朝講司諫柳雲持

平金希壽啓前事 上曰曹繼商非但有病而數數赴京則中國必謂一人每來故逝之耳然韓恂若不可遣則繼商遠送當矣雲曰如東人詩集者英會圖不開治道臣見大學初義可以日月閱覽矣如中庸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與論語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等語只此一語可以為國令弘文館抄納常有警省則於為國庶有補矣大抵人心操舍無常少或不謹則無漁之圖轉而為山水之圖故古之人於治心之事至為勉力而或盤盂有銘几杖有箴如記善惡豆以記其心之是非宋之趙抃一日所為其夕必焚香告天如此之事有益於身至矣况人主一心攻之者衆必須為治心之具以防其衆欲之乘 上曰予觀大學衍義無如此書予常常考閱矣於屏風書嘉言善政以備觀省 成宗朝所造者多在於內予每每觀之矣然以有益之語又加造屏以進今日東人詩集以內藏及弘文館所藏見之多散逸不全故令整帙矣者英會圖則重養老之事故欲見耳雲曰漢文帝時天下豐饒專由勸農而致之然時無頌美君德之事帝乃下詔曰令祝史不歸美於朕今親耕時如有弊事自 上斟酌從簡可也 成宗朝如 宗廟親祭時禮則不廢而凡可除之事除之今可法也 上曰今先農祭如有弊事則可除歌

謠似有弊故問於禮官則云自古所為不可除也然如此之事則可除矣○御書講○御夕講○丁亥御朝講執義成雲獻納金璇啓前事不允雲又曰近觀銓曹用人之際以公道用者少而蔭才為先一時人才豈盡在於蔭才乎成均館學令有才行名望者累舉不中者則每歲抄長官報銓曹銓曹用之中朝使臣見此令稱善大抵儒者自幼讀書通解古今事變若出身則庶得展布其不中第虛死窮巷者不知幾也其載學令之法舉用何如若如學令不猶愈於蔭才乎上曰為國之道得人為大與其用蔭才曷若依學令用人乎此言當矣○御書講○御夕講○傳于政院曰朝講經筵官皆言用人之事而予意亦如此矣成均館學令諸生有操行卓異者二三人每歲抄申報該曹舉用矣近來專不舉行至為未便今後銓曹依學令錄用可矣其於用人之際才行出眾可用人則用之矣至於凡類一日內累次擬望以此有勢者則連次注擬無勢者終身沉滯甚為不公近者儒生等不事詩書乘肥衣輕因緣媒進士習日卑他日登仕版無操行者職此之由學校教化之本人才之所自出養育人才將以取用弊至於此責在師長並令糾檢毋得如是事其教于吏曹○戊子御朝講臺諫啓前事不允○御書講

○憲府啓曰今聞謝恩使曹繼商通事及奴子於數外請加率蒙兄若欲帶率事知通事則於數內擇率可也且奴子二名非不足若遇變故雖加率奴子亦何益哉請依前例帶率又曰忠順衛徐瑀呈狀于本府婢夫族親衛尹介同子息四口生產而以 大妃殿同姓七寸親呈駕前 命許從良至爲未便云其上言啓下該司則該司自當爲公事矣因其上言而直許從良事體未穩請令依例還賤皆不允○已丑 御朝講大司諫趙元紀掌令金硃啓前事不允元紀又曰臣聞各道國穀之數守令皆已虛張而今若不時反庫治罪使充其數則守令等不無徵歛之弊矣 世宗朝黃喜爲江原道觀察使請反庫 世宗曰民吾赤子也恐其有弊而止古人云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聚歛之臣其害尤甚今之守令歛民財以充國穀之數則臣恐有不知 上意而有歛民之弊矣 上曰反庫雖有弊亦不可不爲故近日已令抽牲反庫矣特進官權弘曰臣聞儒生彙行卓異者舉用已有承傳矣其承傳則臣未及見之矣大抵才行兼備者鮮矣近日宋軼爲吏曹判書時移文于成均館云儒生中累舉不中者才行者牒報而臣詳問之僅得一 二然不可輕易爲之故未即牒報 上曰近來學校之事不如古專在師

長不賢故耳師長盡力則何至如此載在學令之事若牒報則銓曹斟酌為之矣弘時為成均館大司成元紀又曰才行卓異者豈易得乎九舉七舉不

中者用之猶可也然才則在外易知行則在內難知昔陳湯舉茂才而有不奔母喪之失徐淑舉孝廉而有不逃冒年之責才行卓異者回不

易得矣弘又曰其七舉九舉不中者則有矣其行不能易知也若以不取信於人者舉之則人皆譏笑何能副國家用人之意乎 上曰養育

不過成均館其用蔭才當用此輩也左議政成希顏病愈來謝賜藥仍請解職不允○庚寅臺諫落前事比旨不允○御書講○御夕講○

辛卯判決事李思鈞以德豐君妻坡平縣夫人尹氏上言啓曰尹氏言大君奴婢子息當受而平城府院君朴元宗不應得矣然前此特於平城處

決給事已有奉傳故該司未得擅決敢稟又啓曰故正字許磐女子許氏上言女父磐以三寸叔母貴人權氏養子傳得奴婢甲子年貴人被

罪後文記並皆屬公去丁卯年分父磐財產承傳還給時貴人權氏奴婢不還給痛悶無際此亦該司未得擅決故敢稟又啓曰聽訟官人物

推捉及文書相考事行移而外方守令等任置經年或不回報印跡相考時校書館亦不即相考故因此京外滯訟請自今不即回答守令及校

書館官負等推考科罪何如傳曰朴元宗從月山大君夫人遺言區處大君邊奴婢則違法斜出勿拘承傳依大典施行可也許磐雖推貴人養子無文籍可考則權貴人奴婢依前區處仍屬內需寺可也餘皆不兄○臺諫啓前事不允○傳于政院曰咸興則李施愛叛亂之地而陞號永興則太祖真殿所在而降號者何也其議于大臣○政府府院君六曹判書議啓曰觀永興人上言欲移咸興觀察使營于永興然永興非本營李施愛之亂起於咸興移營于此今上言者以太祖真殿在永興爲重然四王陵寢在咸興者亦多且永興土地甚狹而無城郭咸興則土地廣大城郭完固真設營之地仍舊勿移爲當○壬辰御書講上臨文教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姚崇所言非徒入君之所當戒亦臣子所當鑑也且家廟臣下皆當建而今有不立者甚多此則法司所宜糾察侍講官尹殷弼曰長君之惡者謂不能糾正君失引以當道也逢君之惡者謂先意導之使陷於不義也姚崇於君過之未萌先意導之其逢君之惡雖奸邪所爲無以加矣明皇若能明以照之則下人雖欲導之以惡其能得乎且唐太宗即位日以營繕甚多而終不改建太廟大抵君子將營宮室家廟爲先况以天

下之主創業之初不改建太廟可乎太宗亦非也檢討官蘇世讓曰人君則太廟臣下則家廟自天子諸侯至於卿大夫士庶人皆有祀事我文宗大王獨以一位享之其時之事則臣未之知矣 成宗朝以復昭陵事或有啓之者而不改之衆論深以為恨若子孫以 祖宗之所為而不改則雖千萬世其過不減矣我國失舉無如此事之大也 上曰昭陵事在 祖宗朝所為而無陳啓之者事在以遠且非輕易今之處置似乎難矣○御夕講侍講官尹啟弼曰鄉飲酒禮雖煩又未節我國不可不行五禮儀註詳載其禮大邑則刺史為主郡縣則守令為之鄉中有德行者與焉不善者不齒相戒以孝於親睦於隣非徒飲酒而已且非但此也婚姻親迎至大然廢之已久若婚姻不正則人道廢矣 世宗欲正婚禮以為王子行之則下人效之今若自 上行之則士大夫庶人自然為之矣 上曰鄉飲酒禮此大禮不可廢也且近日婚禮或以男歸女家為非而上疏者有之前已收議耳今自大臣家行之則下人自效矣殷弼曰古者冠禮行之之時始祝加祝又加祝其禮節至詳而今則廢之已久我國婚禮亦不依中國之例若在上行之則何難復焉鄉飲酒之禮廢之亦以其禮則砥礪名節鄉隣和睦之道大矣而今不

舉行於國家禮樂豈非虧典如此之禮可以速修舉而復行之檢討官
蘇世讓曰如此之禮廢之已久雖有欲行之者而以習俗不行若有行
之者則必群恠之故未能行之矣果於世宗朝亦欲行之今若施行
則可自此而始行矣參贊官孫仲敷曰如此之禮若一人始行則必有
踵而行之者因習俗未行久廢不舉可謂慨恨如鄉飲酒之禮觀察使
或有行移各邑使守令行之而守令全不奉行或有不行而報其觀察
使行之云者有之此尤不可也上曰大抵此禮久廢故有行之者則
必恠之然先王朝亦欲行之矣今自公卿大夫始行則下人必效
而行之矣世讓曰古者若親迎之後則男必率女而居今則如秦俗之
出贅乃居于女家者甚多此甚非矣仲敷曰比非粹變之事漸次變之
可也如居住之處不可使居某處上曰居處則不可使居某處但婚姻
之不親迎則至為不可也○傳曰京外盜賊興行無所知畏不可不痛
懲今後竊盜初犯三人以上成群作賊贓滿一貫以上者勿論首從並
斷筋黥面絕島永屬為奴再犯者勿論贓多少絕島及殘邑全家永屬
為奴事下刑曹都承旨慶世昌以院意啓曰盜賊起於貧窮近來連
年失農飢寒切身非不知必死而不得已為盜也常時法用大明律斷筋

黥面之法不在律文而成俊所立也其初犯永屬再犯全家永屬事捧
承傳則恐為恒法盜賊寢息間五字添入承傳何如傳曰可○傳于政
院曰柳崇祖立廟事前此上疏下問大臣而大臣有荅須急考啓又曰
復昭陵事於經筵亦有啓之者若議此事則當知根源實錄擇日遂開
考之 成宗朝亦有議論也實錄開閉時其並考之○癸巳左承旨孫
仲敷啓曰鄉飲酒之事考諸五禮儀則每年孟冬行之不須另行鄉射
禮亦如此儀請並舉行傳曰可○臺諫啓前事不允○大同憲李自健
等上疏曰伏以天地之所以生物四時之所以成歲唯其實而已故人
君繼天而出治也能用其實則庶職惟熙萬民咸和天地之和應之
不能用其實則百為不成動致怨咨天地之乖應之此必然之理也恭
惟 殿下銳意圖治凡有疵政一切去之惟務保合大和可謂能用其
實矣然而六年之間災變屢作星辰晝見桃李冬華冬暖如春雷發不
時凶歉相連今年尤甚元陽已極川澤俱渴雖春秋二百年所書何以
加此臣等不識天將仁愛而啓 聖心耶究厥所召非臣等愚昧所可
的指然竊觀當今之事徒有其物而無其實似有其始而無其終真偽
相混名實乖戾朝政失當民生困苦戾氣之應豈無所自而然也古者

為官而擇人酌官之輕重量人之賢否授一官之職必盡一官之任今也為人而擇官始則諉之曰某官卑安可盡擇乎循常漸陞布列中外者皆前日不擇之人也及其選授盤錯之任又以為無其人可乎雖有知識才能之為一世用而無路自進老死牖下者多矣頃者令朝臣各舉所知付之銓曹而一卿執政之間僅擬其一二以塞其責其餘皆所謂子弟之類也故所至曠職徒事利己此用人之無其實也生民休戚係於守令而名為幹能者率為煩劇肆行貪殘或有恬靜者短於治事吏緣為奸民受其害則一也經費上貢其數有常而憑此徵斂以為已用或媚事權勢橫費甚濫孰有不出於民者乎至於適任之時恐妨解由虛張穀數錄諸券冊以為散在民間而後來者輒徵之以贍其數是則恤民之無其實也刑獄之設古人豈樂於施用哉天討有罪不得不已固當哀矜而勿喜也今之折獄者矜智巧以為聰明感人言以為輕重不盡其情而一以威恠之不原其初而一以法繩之以為便文自營之計如是而不得其平者多矣抑有暗於辨別多逮無辜拘繫三木淹延留滯其怨極矣恤刑之教一下則不知所恤為何事以為寬人之罪而出之斯可矣或使有罪者幸免不亦願乎至於死刑詳覆勘過政府慢不

之察委諸尋常積有歲月使老於獄中流弊已久恬不為怪比恤刑之無其實也考績之法其來尚矣欲使庶官各敬其職捨是無以為也我朝一年再考之法其意美矣然秉殿最之權者類皆不公不明無有辨其賢愚考其勤慢例為上考其或置諸中下者未必愚慢而或出於不幸之辜是以百僚不勤乃事而徒費公廩守令不恤民隱而務成己欲黜陟之效果安在哉此則殿最之無其實也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凡圖事揆策必須原始要終可以恒久而無弊也今之建議者只見目前之事不為經遠之慮其所施為不合事宜人心不服譁然非之是以朝令而夕反昨建而今廢如近日磨天設關東海運米等事此亦不要其終而輕舉也諺曰朝鮮之法三日而止此言雖俚亦足以見國法之紛更也是則號令之不一而無其實也臣等又聞大臣人君之股肱臺諫人君之耳目安有耳目不司其視聽而股肱得以施用乎大臣於臺諫當養其直氣培其正道雖危言讜論謗其時政斥其已過宜如長老之保嬰兒學語善發喜好無已然後庶可以得一體相須之義成人主從諫之美矣今臺諫一犯朝廷之所忌則群恠聚罵畜怒積猜安保其不待時而發耶此士林之所隱禍而邦家之危亂係焉當廢朝未

昏亂之時宰相訟臺諫以激主怒以致慘酷之禍而身亦不免前車已
陷不必遠引也今雖不至於此其於國事可否之際便有乖隔而無相
濟之意是則朝廷無相和之實也嗚呼盡龍不足以致雨盡餅不足以
療飢徒有其名而無其實則國事日非將不可為矣昭明公道量才授
官用人之實也遴選循吏子惠困窮恤民之實也擇惟良審折獄輕重
得當恤刑之實也考功能明黜陟百工允釐殿最之實也作事謀始惟
行不反信如四時施令之實也是非相爭可否相濟同寅協恭相和之
實也而前所陳列不實之病深根固蒂已為積習政令所不能改刑罰
所不能禁其勢如江河之潰而莫之能回若非人主大臣交修躬率以
實改節則其何以堤防之乎伏見 殿下自即位以來廣開言路而臺
諫進言必連旬論執乃蒙允可而其所允可特尋常細碎之事耳其於
大經積弊邈然固拒或示雷霆之威以沮士氣其取人為善之實有未
至也日 御經筵夜又召對 聖學雖已高明然其間豈無一言之可
疑一事之可講而未嘗生疑問難深究義理其內得精專之實有未至
也大臣不以啓沃為己任不以國家為己憂積習之弊視為餘事徒區
區於事為之末無意於轉移之機輔君醫國之實蓋闕如也如是而欲

求其治正如膠板為舟朽索為維使偶人駕之尚何望濟川之利乎伏願殿下深惟察納從諫如流聰明智慮勿用於淺近舊例之間精神心術恒存於扶植風教之源體乾健之實致力行之功味聖賢之言以究萬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極得失之策必反諸聖躬以踐履之私偽之念無隙可萌和順之美充積於中發而為萬變之應豈無不實者乎大臣亦必各自矜奮爭相勸勵盡心輔導不能自己夫如是則挽回世道丕變風俗指日可待前所謂虛偽之弊者不足祛也陰陽之和萬物之遂於是乎在矣古之帝王遇災而懼能變為祥者非一商中宗有桑穀之異而能用巫咸之言不敢荒寧而商道復興高宗有雉雉之異而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邦用嘉靖今殿下法數君戒懼之實夙夜兢惕不遑寧處則安知上天不以啓數君者啓聖上乎伏惟殿下留神焉傳曰今觀䟽意備陳上下之過失正中時病予甚嘉納○甲午傳曰燕山君墓守直者以傍近居民三戶定體使之禁火焚伐其類落處所在官當看審報監司修完而今者守令不謹看審今後例報監司啓聞修築○傳于政院曰世宗曰婚禮三綱之本正始之道聖人重婚之禮制為親迎之儀而本國風俗男歸女第其來已以不可猝

變自今王子王女婚姻一從古制以為民先且五禮儀亦載宗親文武
官一品以下婚姻親迎之儀而扭於習俗廢閣不行可謂闕典若在上
者先行其禮則在下者自然感化矣今後卿大夫家婚姻之時親迎之
儀一從禮文則士庶之家亦且效之其收議以啓○臺諫啓前事憲府
又啓曰成鏡北道節度使尹熙平之罪大矣而只杖八十贖失之甚矣
邊將雖使一人被擄法當充軍况被虜者至六七十人乎今若不依法論
斷則熙平無所懲艾而他鎮將亦不謹慎也請依律充軍并浦萬戶洪
赫前為花梁僉使時擊殺水軍一人而欲滅其迹棄屍於水中殘酷甚
矣其事雖不追論任事則不可請改正明年正朝會禮宴事近來年險
而今年則尤甚當遇灾修省之時動樂設宴於正殿甚為未便請
命停之傳曰尹熙平事前亦被虜而宰相云以方之任無可當之人故
減論其罪今亦不至全釋也會禮事近因險年以不舉行君臣通燕雖
為之可也餘亦不見○傳曰燕山君守墓人俗節祭祀禁火禁伐等事
雖已為之然如凡人例無墓號守墓人亦少甚為未安予觀高麗史雖
廢主不無其號以此觀之稱墓號加定守護軍及祭祀等事無乃有加
磨鍊者乎予嘗未安而今適議昭陵其并議之○乙未臺諫啓方輪尹

介同尹熙平洪赫會禮宴等事不見○領議政柳順訂等考昭陵首
末啓之其略曰辛酉七月丁巳擢氏薨是日魯山君生壬申五月丙午文宗
薨丙子五月乙巳命左承旨具致寬往義禁府問成三問曰上王亦
與知汝謀乎三問曰知之權自慎告其母通于上王後自慎尹令孫
等累進約告期其日朝自慎先詣昌德宮上王賜長刀子致寬又問
自慎答如三問丁丑六月議政府啓顯德王后權氏母阿只及弟自慎
謀反伏誅其父專已追廢為庶人且魯山君得罪宗社已降封君其
母不宜尚保名位請追廢為庶人改葬從之成宗戊戌年幼學南孝
溫上疏其一條曰謹按我世祖惠莊大王以天錫勇智挾日月之明
得天人之助廓清大難化家為國宗社旣危而復安斯民旣死而復
生不意丙子歲群奸煽亂相繼伏誅餘禍所及昭陵見廢二十餘年究
魂無依臣不知文宗在天之靈肯獨享禱祀蒸嘗哉臣不學無術聞見
淺鄙固不知某事招某祥也某事招某災也然稽之於事酌之於心則
吾之心即天地之心吾之氣即天地之氣人心人氣之順乃天心天氣之
順也人心人氣之不順乃天心天氣之不順天心天氣之不順災之所
以降也臣愚妄意昭陵之廢於人心未順天心所未順從可知矣縱曰

既廟之主禮不當復入宗廟唯當追復尊號改以禮葬一如先后之禮以答
民生以答天譴以答祖宗之意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美哉若曰廢
之更歷三代祖宗所未興行者今不可追復禮葬則請以世祖成
寅之訓明之其訓睿宗曰予當屯而汝當泰若局於吾跡而不知變
通則非所以順吾志也夫事有可行時有不可行時豈可泥於前不用
變通哉况我大明皇帝追復景泰之仁昭昭在天地間哉伏願殿
下留神採擇焉命示承政院都承旨任士洪啓曰臣觀此疏其曰追
復昭陵此臣子所不得議今孝溫擅議之亦不可也傳曰昭陵今不可復
翼日經筵上顧謂左右曰昨日儒生南孝溫上疏言廢昭陵先王
朝事勢難復之卿等知否領事鄭昌孫對曰見其疏言皆過越不切固
難採行云傳曰今觀其時之言至爲詳密然祖宗以事似不輕易今
政府府院君六曹叅判漢城府專數議啓○丙申大司憲李自健執義
成雲掌令李彥浩金疏持平金希壽尹宥等啓曰聞昭陵生魯山即日逝
其後十六年權自慎謀反伏誅於昭陵不干且昭陵非得罪於先王其
時大臣建議廢之考之前史入廟之主豈有無王后而獨入者乎以
不復昭陵一國人心至今未協今考實錄命大臣議得於聖政至

矣實錄相考節目首尾請得親見傳曰昭陵事無言之者故予未知
 之頃於經筵有以魯山事言者予意以為常時以子之罪緣坐其親於
 律文無之故俾考實錄而觀之則非但權自慎與其母謀後以相通魯
 山伏誅其母既伏誅廢為庶人則其子寧保其名位也議政府建請廢
 之之意亦不遑遠矣然此大事命大臣議之以實錄單字示之大司諫趙
 元紀司諫柳雲獻納金璫正言李守英李元和等以復昭陵事詣闕自
 健等與元紀等同辭以啓曰傳教以為不可以其子之罪緣坐其親
 上教甚當律文謀叛大逆法應緣坐者若廢疾篤疾則雖生而尚不緣
 坐况事生於權氏死後十有六年專不干涉乎今觀廢之之事非
 先王所為而政府啓請之事也其後南孝溫上疏而 成宗以疏示政
 院其時任士洪以臣子所不得議啓之士洪本誤國小人故防啓如是
 鄭昌孫當昭陵之時與議故亦以孝溫之疏過越不切泛然啓達今
 觀實錄權氏不應緣坐明白而 文宗獨位享于 宗廟於臣子之心
 甚所未安傳曰觀議得答之○弘文館啓昭陵事亦如臺諫之議○領
 議政柳順汀等議啓曰永興移鎮事果於前日以咸興為李施愛逆亂
 之地降其彌矣今則距逆亂之日已久而逆亂之前咸興本是為觀察

習俗不行親迎其來已久今不可卒變柳洵柳順汀成希顏宋軼盧公
 弼閔孝曾議追復昭陵於義似當但當初廢出時 世祖既告 宗廟
 矣今若復之亦不得不告未知將何辭而告臣等妄議後嗣王未得輕
 舉此事恐以此也李孫金應箕辛允武丑金孫鄭光世任由謙沈貞李
 長生議同姜渾申用漑張順孫金詮朴說姜激曹繼商柳聃年孫澍成
 世純議魯山初生而昭陵即逝魯山末年之事昭陵所不知當時大臣
 以弟有慎之故建請廢陵而從之恐非出於 先王之意也當初廢之
 之時雖已告廟而出今既考實錄知不干於弟謀復陵正猶甚當若曰
 既出廟今更耐廟為難則別立廟亦可以義起 上從柳洵等議以憲府
 二十三日 上疏示賓廳會議宰相等領議 政柳順汀啟曰今臺諫一犯
 朝廷所忌則群恠聚罵積怒畜猜安保其不待時而發耶此士林之所隱
 禍而邦家之危亂係焉以大臣不樂臺諫所言而有是語非未之知也
 其為可愕莫甚於此左議政成希顏又啟曰若意大臣惡為國家事者
 欲中毒於後而有是言則臣等尤為未安史臣曰宰相等以議昭陵事
 來賓廳難於先發日昃未議任由謙謂左右曰今日之事只依仍舊言昭
 陵不可復也成世純曰可曹繼商曰昭陵之廢士林素所恨也朴說謂

金詮曰昭陵之不可廢士林素論而我輩前日所言者也柳順訂曰當
初告廟而廢之今以何辭而告復乎府院君柳洵其坐最右搖有大唱
曰昭陵之廢世祖所為世祖在廟何辭告廟而復之乎金詮曰告
廟何難金應箕李孫聞柳洵之言皆欣然如有所得喜浮於面而言曰
昭陵決不可復尹金孫在用漑之側欲與用漑等異議而難言乃曰此
事不可輕易議之竟附政丞等議政丞等知用漑等將欲異議乃令判
書等皆進前圓坐而言曰今日之事非小不可各議金詮等竟不附成希
顏招用漑使前席曰欲聽判書之意而議之判書何以爲意用漑笑而
不言是日確然以爲當復者金詮其次順孫用漑朴說繼商而姜徽孫
澍則不能違焉成世純見用漑等之議曰雖於此書名有何害乎乃書
其名是議也政府府院君皆以爲不當復而他宰相多附焉其附於用
漑等議者甚寡其後臺諫侍從論執逾年上略不動念若非上天示
警則昭陵冤魂無時可復若當初皆以爲當復豈待宗廟雷震然後
復乎且如辛兄武之無識尹金孫之模稜不足數而金應箕少負士林
重望而乃如此真可謂竊虛名者也○丁酉大司憲李自健等啓曰復
昭陵之事非今日臣等始啓也士林痛憤而未知實錄之意未之啓耳

今權氏無罪於宗社 聖鑑洞知此可復之時也聞從宰相不欲復

之議臣等未知其意欲觀其議傳曰以其議示之大司諫趙元紀等與

憲府同辭啓曰今觀大臣之議乃曰於義當而未知何辭以告苟當於義

告辭何難臣等觀其實錄其不干涉明白天意亦洞知不干則非獨

臣子之心有所未安於 聖心所當測然者也苟當於義則從之况告

願之辭順而無疑乎司諫柳雲觀李權等議再三大意傳曰此 祖宗

朝以事未之知也 成宗朝有如此之事而亦不更變近觀朝廷之議

亦云不可更變臺諫又啓曰權氏不干事及任士洪防啓事有 上考

實錄洞知而昨日傳曰以子之罪不可緣坐其親臣等議以為五十年

冤魂得伸矣今則傳曰 祖宗朝以事予夫知之一與前所教異矣臣

等不勝失望廷議有復陵正彌甚當之議此甚公論請從此議傳曰此

事昨日教曰昭陵事考其實錄昭陵之母得罪故政府請曰其母得罪

其父亦為庶人則昭陵不可在名位故廢之也由此觀之則果如以子

之罪則不可延及其母此則權氏之母得罪故政府之請宜也不見○

副提學李自華等上劄曰謹按實錄昭陵追廢事其時政府以權自慎

緣坐追廢父專為庶人而魯山已降封君昭陵不宜尚保名位以此謬

請事出當時大臣之謬請本非先王之意也昭陵薨於辛酉七月丁巳即魯山之生日也權自慎事發於丙子五月則是自辛酉至丙子相去十六年昭陵不干於自慎之事明矣况以子之故延及母后在所未聞豈可以降封追廢昭陵乎當時請廢之意非但無據文宗獨享清廟實臣民所共未安在成廟豈不惻然欲復哉為任士洪邪議所沮而鄭昌孫亦追廢時與議大臣其所言不出於公故終不追復昭陵冤魂至今未有所依而文宗在天之靈亦未能安慰追復之舉豈非有待於今日耶殿下中興興廢復古一新舊制獨昭陵一事未克追復甚失事宜伏願殿下俯循公議亟命復之不勝幸甚傳曰昭陵之廢非以子之罪也其母伏誅則其女不可在王后位故也○對馬島主宗盛順遣宗職部將來朝○戊戌聖節使宋千喜還自京師○大司憲李自健大司諫趙元節等書單子以落曰律文云允謀反及大逆男夫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並免緣坐之罪雖見存應坐之人猶且矜老恤病而免之况死者乎權氏之死在於辛酉阿只自慎之謀發於丙子則其間相去十有六年九泉冥昧之魂斷無干預其視六十廢疾奚啻萬萬而枉為逆禍所逮未免坐廢臣等稽之以實錄參之以律文

其不應緣坐章章明矣况昭陵之廢非自上出出於政府之啓請則其於告宗廟理何有不當辭何有不順伏望殿下洞察幽明之情精考法禮之宜克復尊彌榘享文宗則非徒一國臣子之心有所和悅抑亦列聖在天之靈庶幾怡悅矣又論方輪尹熙平尹介同洪赫會禮宴等事因啓曰近日以請復昭陵大事故不啓小事而今亦並啓傳曰昭陵事不過朝議矣會禮宴近日不為之事而一年一度為之故為之矣餘皆不允○弘文館上劄請復昭陵其辭曰伏以事有不出於公議不協於衆心則雖懸歷年紀而人情所慨恨者猶未衰即昭陵事是也幸當殿下以孝為理興廢舉墜猶恐或遺雪昭陵舊寃以復古彌此其時也當時請廢之議實出於大臣而非先王本意則義所當復一也昭陵薨逝已十六載而母始得罪魯山降封安可以十六載以後之事累及地下之枯骸乎義所當復二也女子出嫁罪不相坐昭陵之母雖曰得罪不可以此追廢昭陵義所當復三也成廟仁聖豈不惻然於此適奸臣唱議力排言者竟不能復殿下承祖宗統緒奉先思孝固崇至誠無貳而文宗獨享無配殿下雖致祀必芬而未知在天之靈亦能饗我而降款乎義所當復四也歲辰節日雖與臺之鬼皆得

子孫之報猶昭陵孤魂無依不食祇今六十年 殿下即此而深思則疚
懷惻念萌于方寸自不能遏義所當復五也 殿下教曰以子之故累
及母后求諸律文亦所不載此 殿下惻念之教豈非 祖宗之靈陰誘
聖衷而有以啓之耶今者大臣不能贊成 殿下奉先之孝乃曰今若
復之將何辭告廟是苟循故常而不知變者也以 上教事告 宗廟循
舊猶何患無辭乎伏願 殿下快循公論慰答衆心幸甚傳曰予觀卿
等前後上劄之意不忍 文宗獨享無配也此臣子所當言而忠孝之至
也今予欲復之意豈下於卿等之言而亦豈無誠孝之理乎 成宗亦豈
無欲復之意乎山必有難復之勢矣○已亥臺諫四啓昭陵事又以所啓
之意書于單字以啓其辭曰謹按國朝寶鑑 太宗朝有言高麗宗
室王麻有孽子一人在民間知申事金汝知以聞政府刑曹臺諫同巡
禁司雜治果實 上曰 太祖開國初高麗宗姓不得保全非 太祖本
意一二十大臣之策也予欲保全遺裔意已定矣王川君劉敞曰 殿下今日
之言實我 宗社長世之福也 上曰予欲考史編自古易姓受命者或
封其後與國匹休或加爵命以旌其賢未有殄殲之無遺者此獄久
矣政府大臣何無一言及此遂命政府曰今後王氏之裔並聽從便

居住以安其生 太宗此舉忠孝之至實所以壽國家無窮之脉而為
後王寶鑑者也 太宗為亡國遺孽特以非 太祖本意 父王時事
猶且改之不疑况 世祖之於 文廟親為兄弟義為父子昭陵之廢
非 世祖本意不待考實錄明矣而 殿下為先王正后尚不惻然動
念而亟改之耶事雖出於 先祖為其其道後嗣王惟務必改以蓋
先祖之愆斯可謂之孝矣况此非出於 先祖之意乎議者曰未知
何辭以告廟理正則言順何患乎無辭以昭陵枉廢寬鬱之情 文
廟不可獨享之義直叙為辭親詣 太廟徧告 列聖則誠孝所感神
明可通列聖必怡悅於冥冥之中曰是我孝孫降福降祥無所不至矣
孝思先于前烈美談播於無窮豈不偉歟 殿下幸因微臣之啓但
然于懷即考實錄洞照首末博議于朝 聖意至矣美矣而與國同休
戚者無一人將順其美如劉敞所對深可惜也雖匹夫匹婦猶能併安
考妣于家廟祀事不忒曾謂千乘之君而令 先祖獨享乎千古所
無斷不可因循不改垂示後昆也伏願 殿下法 太宗改紀之孝
傷先后枉廢之冤勿拘謬議快從正論則 宗社幸甚臣民幸甚又啓方
輪等事傳曰今若告廟當告 世祖又告 成宗矣未知將何辭以告之

事勢自難不可為矣餘皆不允○庚子弘文館上劄其辭曰伏以臣等
揆之義理參究人情昭陵不可不復今臺諫侍從舉公議論執累日未
蒙允可無奈拘於議者之言而未能乎前此有言復昭陵者在廢朝受
禍甚酷故言及於此人皆諱之今之議者誰不知追復之為當外雖托
言廢以難復內實有懲於前事不能開陳正論此豈徇國之誠乎若以
為其母有罪不可追復則沈溫在 太宗朝以罪見誅而昭憲王后猶
在其位豈可以母之故累及於已死之昭陵乎若以為 先王朝所廢
不可追復則 太祖開國之初王氏宗姓皆不得保全及至 太宗以
為非 太祖本意用一二大臣之策遂令王氏之裔得安其生至今不
以此為 太宗之失而盛德美意光于史策昭陵之廢亦出於大臣而
非 先王之意則在今日追復有何不可伏願 殿下毋拘大臣之議
務遵 太宗之美意亟 命追復幸甚 御筆答曰今觀劄意其論雖
切其復有難他事雖棄之不論 世祖已告 太廟而廢之 成宗教
曰今不可復議豈無欲復之意乎此必有更告 太廟之難也今以何
辭更告 世廟成廟乎予未知沈溫見誅干於 宗社之罪乎王氏之
裔保不保敢告於 太廟之事乎既不告 宗社則今豈可為例乎復

追昭陵若是易事則先王朝大臣何不論先王仁聖之意何不復而
至於五十餘載耶觀今之廷議亦雷同於難復而况嗣王不得輕舉者
乎其不可追復之意於斯可知也○臺諫三啓昭陵事其辭曰伏聞傳
教曰世廟成廟何辭以告人與神明同是一理以順理之辭告之安
有不相交感之理乎文宗獨享太祖太宗世宗在天之靈必有所
未安三聖既有所未安則世廟成廟亦不能獨安矣雖窮巷細民
若子若孫室家不具則厥父厥祖不能底豫者情出於天性也祖父既
不能底豫則爲子孫者其於心得安乎情無貴賤之異理無幽明之殊
世廟成廟之靈亦必譴責政府大臣及任士洪等輩於冥冥矣且太
祖以好生之仁非不知殄殲麗裔之爲不忍也特以開國之初人心未
定故勉從一二大臣之策非太祖本意也世廟以孝友之性非不
念昭陵之不與也特以靖亂之初群奸煽亂故勉從政府之請亦非
世祖本意也太宗能知非太祖之意而乃曰未有殄殲之無遺者
即改不疑此真所謂善繼先王之志而垂鑑於後嗣者也殿下何
獨知非世祖之意而乃曰何辭以告不即改之耶伏願殿下洞察
事理之順逆勿患告廟之無辭惻念列聖之未安推究先祖之本

意亟伸先后之冤以紓臣子之情不勝幸甚 御筆荅曰今觀劉子意

其曰 太祖勉從一大臣之策 世祖亦勉從政府之請其王氏之

裔保不保非告 太廟之事也其廢昭陵 先祖不獲已已告 太廟

况于今五十餘年乃敢更告而國之大事不從廷議乎其難追復明矣

○弘文館上劄論昭陵事不冗

十二月辛丑朔臺諫三啓昭陵事又上劄曰夫婦之間親切之情無貴

賤一也雖以僕隸之賤其於受子孫一杯之獻必欲與夫婦同歡一有

不具則忽忽之感不能自已故於其沒也為子孫者事之如生節辰忌

日必併享考妣然後安於其心安有身為千乘之君而不得與夫婦同

享反不如僕隸之賤乎古今天下豈有如是之事哉昭陵為 世宗之

婦 文宗之配而至於孤寡無食 世宗文宗之靈必惻然隱痛之不

暇其肯顧我廟享乎 世宗文宗既不肯顧享則列聖之靈皆有所隱

痛而不顧矣五十餘年禴祀蒸嘗其可謂緩我思成乎古云宗廟享之

子孫保之 殿下存誠乎 宗廟之享則子孫之保當永垂於無窮矣

又啓方輪等四人事 御筆荅曰昭陵之母已受叛逆之罪此 太廟諸

位所當痛憤也其毋得罪於 宗社則其女權氏何可預於 祖宗之

享列乎其不可追復一也。世祖已告宗廟而廢之，今更告于宗廟，追復正朔則此彰世祖之所誤也。祖宗安肯頌享乎其不可追復二也。今設有追復之命，不知朝廷舉何辭，敢告太廟乎？其不可追復三也。以私情論之，則文廟獨享無配，豈無惻然之心乎？以公論論之，則其親已得罪於宗社也。祖宗何容罪人之女乎？此無生死之異也。若有可復之勢，則卿等雖不力爭，安敢不從？若論其昭陵事，則更議其母罪之有無，而使不為庶人，然後其女自復正朔也。其母為庶人，而其女為王后，予未之聞也。方輪等事亦不可從也。○壬寅臺諫啓曰：追復昭陵事，昨日教曰：彰世祖之所誤，廢下若以為世祖之所誤，而因循不改，則後世誰知非世祖本意也？非但不知必以此為世祖之本意也。今若不改，是彰世祖所誤於萬世也。又教曰：其母得罪，其女為王后，予未之聞也。太宗以昭憲王后父沈溫為懷二心而誅之，昭憲王后其時雖生存，而后位自若，溫之懷二心亦可謂得罪宗社矣。況如昭陵死後十六年，其母伏誅，豈可以母之故廢其女已正之位乎？方輪等事亦尚留難不勝，缺望三啓不允。○癸卯吏曹佐郎李孝彥上疏曰：臣伏見臺諫侍從以復昭陵伏閣論啓言甚切直，我國列聖相承，皆孜孜學術教化之治，人心深故，志士仁人激發其忠憤。

之心欲引君當道者如此臣不勝感激臣職在踈賤固不可越職以議
大事然芻蕘之言聖人必擇而尚有寸誠須盡輸於聰明之下故不能
嘿默臣聞為臣子而不可議罪其君親者萬古之大義也歷代帝王之
妃嬪雖或遭罹廢逐皆以父逐婦以夫廢妻未聞以臣子廢母也是故
唐之武后衆惡所聚為宗社之罪人而狄仁傑張柬之不敢議罪於當
時姚崇宋璟亦不敢追議於後日至於宋朝章惇蔡卞欲追廢宣仁皇
后媒孽其嘗欲危帝之事奏請廢之哲宗頗惑之後悟於向皇后之言
就燭焚詔曰卿不欲使朕入英宗之廟乎事得以寢此可謂不惑於讒
邪之說也昭陵嘗母儀一國一國臣民孰不北面而事之當時亦無罪
過而具致寬等誣引延坐之議構辭請廢世祖以神聖之資不及哲
宗焚奏之計倉卒從之事竟為誤歷數世而不能救此白璧之微瑕
數世以來忠臣義士不平其心腹誹潛嘆者不可勝數而危言激論折
首而不悔者世不絕人一國臣民之心皆有憤怨可知矣一國臣民之
心皆有憤怨則列聖在天之靈獨能和悅乎世祖亦必悔恨於冥
冥之中而望殿下復之無疑也嗚呼世祖既誤於具致寬輩而
成廟再誤於任士洪不能使世祖復於無過之地可勝嘆哉孔子

曰如其非道何待三年此不易之定論伏願 殿下斥庸邪之說快從
 正論無汚青史幸甚傳曰廷議已定不可復也史臣曰孝彥為人個
 儻好古慷慨憂世不顧世人之謗屢舉不中晚年登科又多才幹能
 治煩劇及是越職上疏士林深服其不改少年之志然性好勝不謙
 退○臺諫合辭請復昭陵又將方輪事允三啓皆不允○以李惟清
 為韓原君李世仁為黃海道觀察使趙舜為戶曹叅議金乃文為弘文
 館校理李得全為司諫院正言○臺諫又啓曰李得全為正言得全鄉
 吏也言官不但觀其人物亦觀其世系以鄉吏為言官近所未聞請及
 今政改差傳曰政事已罷後可改差○甲辰臺諫上疏曰允天下之
 事愜于情而當于法則贊諸鬼神而無愧百世由之而不悖苟或不然
 當世之人尚且中心不快而有所憾恨矣而况於鬼神乎而况於百世
 乎是以雖先王所為苟非其道為後嗣者不得不改紀而歸于正以順
 天下之心夫然後大命可保國祚可長 太宗所以改 太祖之政
 保亡國之裔仁厚一脉培養邦本而迄于今者也昭陵之廢雖 世祖
 迫於一時之啓請而苟且從之然於情於法實所未愜未當也故一國
 臣民含哀茹慟因循未發者今五十餘年其間慷慨在直之士有如南

孝溫者蹈廢朝不測之禍自此因爲禍門鉗口結舌而使先后無辜
之魂幽冤鬱結而終不得伸言之至此可謂慘然 殿下可不於此
一動念乎以情言之昭陵生爲至尊之婦沒而血食于廟一朝門起
逆禍枉見坐廢一杯荒土無人護守狐狸窟穴於其傍醜童牧豎躑
躅於其上相與指之曰此昔先后之墓也安有伉儷入享 大廟後嗣
君臨一國而孤冤飄泊若此之哀痛也以法言之叛逆者之女雖庶人
年苟六十及廢疾猶且免坐况母后之已死者義不忍追廢當時大
臣有何見而道之於誤也若以爲毋被顯戮女不得保其名位則有
一說焉昔漢昭帝立上官安之女爲后安與其父桀謀殺霍光因廢
帝而立燕王事覺伏誅皇后以年少不與謀得不廢宣帝即位尊爲
太皇太后享年五十二而崩合葬平陵然則謀逆者之女不與謀則得保
名位自古有之也上官后雖見在特以年少廢終爲太皇太后合葬
平陵况身沒已以之昭陵臣等未知其可廢也若以爲彰 先祖之惡則
臣等之感滋甚凡善惡是非史官隨其君舉直書其事垂諸簡策故雖
孝子慈孫終不得掩也 世祖之誤已載實錄不得以 殿下之不改
而掩之改之而愈彰也今若以此爲非 自 世祖宸衷而改之不疑

使之傳於後世則反有補於世祖之誤何彰之有如或不爾而諱
先祖所誤則愈諱而愈彰今之臣等所啓殿下所教皆書諸史冊而
垂後世矣雖當時臣子為先王諱之無奈後世不知非世祖本意而
誣加譏議耶若然則使後世妄議先王者未必非殿下為之也今
之諱者以告宗廟無辭為言是頑不審順逆之理而徒區區於言辭
之末也順理則其辭直逆理則其辭濇今宜直書為辭曰於皇世廟
不忍宗社之危廓清大亂再造邦家群奸幸國勢之未定相繼煽亂
朝廷請廢昭陵姑鎮民心故迫於群情不得不從今予小子於文廟
獨享心有所未安追考實錄非聖祖本意故謹與朝廷追復昭陵敢
告事由以此等辭又詳議于大臣親告太廟則其於理乎何逆之有
臣等忝知僭越無所逃罪哀痛迫切之至不暇為微軀計也殿下亦於
先后之事惻然之情必油然而生自不能遏惟然酌情法之宜務補先
王之誤臣等不勝至願又以方輪等事三啓皆不見○撰集廳啓曰續
三綱行實今方撰集中朝及國朝人物不載者並皆搜摭而錄之聞宦官
金處善金順孫等在廢朝皆以直言被誅未詳實迹請問於其時細知
者並錄之傳曰金處善醉酒妄言自失金順孫雖援古事而言之皆非有

意於直言不足錄也○乙巳臺諫請復昭陵又將方輪等事四啓不見
○丙午臺諫請復昭陵五啓又上劄極論不見方輪等事亦不見○弘
文館副提學李自華等上劄曰臺諫以追復昭陵事伏閣論執 殿下
若遠念統緒深惟事理則固不待言者而惻然感動今堅拒不納公論
以屈人情抑鬱臣等未審 殿下之意聽言之要在於理直而事順不
可以數人偏見遺棄公論也昭陵之廢幾六十年修舉廢典必待其時
故 成宗宜若可復而未能者其時大臣皆預議追廢而奸臣亦從而
沮抑公論不伸幽寃不雪今則雖一二大臣偏執認議其間激於誠慄
出議正首扶植綱常者亦多而臺諫侍從執奏不已國論之所歸聚可
見矣 殿下獨不知乎修舉廢典豈非正在於今日乎國有大事非徒
大臣謀及衆士古有其例勿論品秩高下廣收群議則衆情所同亦可
驗矣伏願 殿下更留三思 上手書答曰追復昭陵其勢若易則何
必待言者伏閣又諍而後聽耶予豈無惻念於其間亦豈不察理勢乎
六十年前 祖宗已廢之事不可卒然追復也予非拘於一二大臣之議
議反覆思之其勢甚難忠孝之心豈獨在於言者而不在於人君及
大臣乎且大臣歷事已久所見不狹何可謂當國大事而輕執偏見

乎必熟計而然也○以尹殷弼為弘文館應教金乃文為校理鄭士龍
為司諫院正言○月犯火星○丁未臺諫四啓昭陵方輪等事不允都
承旨慶世昌等啓昭陵事不允○臺諫又上劄其略曰昭陵之廢人心
憤鬱設使前古幸有之開卷一覽中心惻然自不能已恨不得生於其時
有所救正比人之至情也士洪以誤國小人當 成廟卜問之日敢
為邪議以沮之 殿下藉此留難言之至此可謂痛哭 成廟唯下問
而已不究事之始末 殿下已考實錄洞知其無辜又知非先祖本
意而不肯追復其可謂繼 先祖之意而以孝理國乎不允○成均
館生負金絀等上疏請復昭陵不允○月犯火星○戊申大司諫趙元
紀執義成雲等論昭陵及方輪等事不允又上劄論之不允弘文館直
提學李沆等亦上劄論之不允○成鏡北道節度使尹熙平斬賊虜時
童巨以獻○成均館生負金絀等上疏請復昭陵不允○己酉正言鄭士
龍啓曰臣除職未久不與本院相會故別啓之臣在方外聞昭陵事
經筵官啓之而 上驚駭即令考實錄人以請此正追復之時而大臣
獻議謬誤至今留難若 祖宗之良法美意則為後嗣者固不可改也
以一時大臣謬請而勉從之事以之何難况大臣之議非盡以為不可

須而臺諫侍從皆以為可復則不可不追復也中外皆想望請遠聽
之尹熙平以主將失體則不能鎮服士卒平日若此則緩急何以
請依律罪之不允○臺諫合司論昭陵及方輪等事皆不允又上劄
曰天地之間正氣常存雖有屈挫於一時而未嘗泯滅必有待而發
使天下之事復歸于順而後已昭陵之廢人心憤鬱幾六十年猶不少衰
可見正氣之不泯而不可以私議沮之也復正位彌使久斃之彝倫
煥然復明神人胥悅此其時也而 殿下尚依違不決天地間正氣
得 聖明之際而猶不得復振耶人情天理昭晰於宸衷則豈可以
廷議不純而終不能使之正耶伏願 殿下快從毋留以正綱常不
勝幸甚且以方輪等事啓之不允正言鄭士龍亦論昭陵事不允○
成均館儒生等上疏請復昭陵藝文館奉教柳仁淑等亦上劄言
之皆不允○庚戌大司諫趙元紀執義成雲等合司論昭陵及方
輪等事四啓不允兩司又上劄極論不允○大司憲李自健以病呈辭
命適○上聞廢主墓水齧 命增置六戶守之○弘文館上劄論昭
陵事不允成均館儒生亦抗疏論之不允○辛亥大司諫趙元紀執
義成雲等合司論昭陵及方輪等事四啓不允又上疏其略曰臣等

孰非 文廟世廟之臣民臣子之於君父義當無別今此所陳豈獨為 文廟計而不為 世廟計乎彰 先祖之誤導 殿下於非與

則神明鑒臨豈容誣也且 殿下獨不念廷議之不純耶當復之議者凡幾人不當復之議者凡幾人哉今棄其衆論而獨信一二人

之言而諉諸廷議豈其理乎非臣等常望於 聖明者也伏願 殿下斥大臣之謬議復昭陵之正補上以光 先祖之美下以副臣民之

望不勝幸甚○以南袞為司憲府大司憲李自健為知中樞府事○壬子大司憲南袞以病辭不允袞仍啓曰臣聞臺諫伏閣已以人

心之欲復昭陵者久矣在成廟朝有請復者事竟不行及至廢朝議復者並受大禍然人心之天未嘗泯滅故不懲於此而敢言有相繼今

雖不復至于聖子神孫亦必有請復者 殿下留難者必以謂先王之

事不可遽改也然此事若彰先王之過則下之人不得啓請矣嗣王乃世祖之後而臣等亦孰非 世祖之臣乎此事若涉於 先王則臣等

何敢請復今日乃 殿下再造邦家萬事一新之時而抱寬之靈若伸則必順於人心而天意亦可順也不可不聽答曰此國之大事予何

不熟計乎不可聽也○臺諫論昭陵及方論等事三啓不見南袞啓曰

世祖朝雖政府謬請而廢昭陵其時大臣都是靖難元勳故以靖難大計請廢矣今聞上教亦曰文宗世祖有何親疏若殿下奉先思孝則追復有何不可九事有可爲之時群下皆以爲在今日當復故啓之如此矣成宗朝不復者必有微意存焉昔孔子作春秋有所見之世有所聞之世有傳聞之世定哀之間所見之世故多有諱辭成宗上有貞熹王后且長於世祖宮中則乃所見之世意不忍遽改也今則所傳聞之世當復之期也殿下下以計國人之心上以計世宗三聖在天之心則可知昭陵之不可不復也傳曰成宗長于世祖宮中故不忍遽改之言甚當矣雖曰今則傳聞之世可復之期然祖宗亦豈不熟計而告廟廢之耶○趙元紀等上劄曰臣等謹按宋史哲宗皇后孟氏再罹廢罪徽宗首復位彌於前高宗起廢尊事於後嘗時未聞有一人以先世所廢伸其疑喙後世亦未聞以此議孟氏而少微高也今昭陵之無罪較之孟氏不啻萬萬當初見廢誤世祖者大臣也至成宗朝舊臣尚在追復之議理宜無聞使冤魂羈泊不比編氓者幾年于茲殿下一聞侍臣之言銳意欲復國人咸知昭陵之冤時乎雪矣不意一二十大臣謬陳告廟之難以眩聖聰使公論鬱

滯不行夫徽宗暗君也知孟氏無罪則雖以布衣何文正之言嘉納不疑大
臣又有如韓忠彥李清臣輩從而贊之無有異議高宗庸主也不以先
世之廢少疑孟氏以天下奉之終始不衰惜乎今之大臣固未有如
韓忠彥輩 殿下其忍居徽高之後耶臣等竊爲 殿下恥之伏願
殿下鑑前代尊復之義雪先后枉廢之冤使 聖明所為出於尋常
不勝幸甚不兪○慎氏上言請移葬燕山君子揚州海村傳于政院曰從
願以王子君例改葬○傳于弘文館曰予欲書諸屏風以觀其抄古
今書史中嘉言善行錄啓○癸丑弘文館上劄曰追復昭陵雖一二
大臣以為不可而宰相臺諫侍從以至韋布之士皆以為可復而 殿
下固拒不納不願公論之所在何也凡處事之際卒然感動而不可遏者
良心之所發也動拘因循而不能決之以當然者苟且之所蔽也
殿下他日有事大廟躬執祀奠登降拜俯仰瞻神位則列聖莫不與后配
享而及至 文廟左顧右視獨無配享 殿下必應心動於內顏變於
外此豈可欺其良心乎伏見 殿下每教曰予豈無惻然之念然則
感動於宸衷者不待有事太廟而後發也 殿下若能從心之所發則固
不待論列而拘於大臣之謬議為因循苟且所蔽豈不痛心哉 殿下雖

或廢一國公論本然之良心其忍欺乎伏願 殿下更加察焉不允○
大司諫趙元紀執義成雲等合司四啓昭陵及方輪等事皆不允○甲
寅臺諫五啓復昭陵及方輪等事皆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李自華等
上劄論昭陵事不允藝文館亦上劄請復昭陵不允○乙卯傳于政院
曰燕山君移葬時所用米豆并一百石縣布一百五十疋正布一百疋
清蜜二石真油二石真末四石黃蠟二十斤可題給○臺諫論昭陵及
方輪等事三啓皆不允○遣吏曹叅判曹繼商謝發回漂流人金一山
等○丙辰臺諫合啓曰第二議以復陵正彌甚當云而又曰別立廟是
決欲追復之辭非持兩端疑二之言也 殿下若以此議亦以為持兩
端而疑之宜召所議之臣問之則其欲復之意可知矣又將方輪等事
五啓皆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李自華等上劄論昭陵事不允○丁巳
臺諫合啓昭陵及方輪等事又啓曰直講金洞前爲平安道都事時得
鹿皮賣於其道守令爲一道都事豈可與守令相爲買賣乎不宜師表
請改之皆不允○戊午大司憲南袞大司諫趙元紀等四啓昭陵方輪
及金洞等事又啓曰昭陵事非徒地下有遺寃也一國臣民亦皆鬱抑
請俯順一國人心而上念 祖宗未安之心 成宗朝不果追復故至

今為遺懷今不追復則亦為後世之恨矣近日臺諫伏閣已久而無面
對之時故臣等以為不留念也不允弘文館上劄請復昭陵不允○已

未大司憲南袞大司諫趙元紀等五啓昭陵事不允方輪等事亦不允

○平安道觀察使李繼孟馳啓曰有一男子年可十七八者稱王子率僧

人一名奴子一名橫行寺刹及內需司奴子等處作弊故執捉囚繫并

其人所抵定州書簡同封以啓傳曰急速拿來先是有童謠云其客也萬孫此男子名萬孫童

話似○庚申大司憲南袞大司諫趙元紀等合啓昭陵及方輪等事又

上劄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凡弟既翁和樂且謏孔子曰父母其

順矣乎諺云一人向隅滿堂不樂當太廟祫享之日文廟無瑟琴

好合之歡有悒悒向隅之歎則英陵以上失安順之樂光陵以下懷滿

堂之慘名禮一壞祀典無稽其邊豆黍稷鐘鼓犧牲皆為虛設而已夫

有夫則有婦有父則有母猶天地之定位也故雖牛醫乞兒之鬼苟有

其祀皆得俱匹耦之歡享報本之祀曾謂千乘之君享宗廟垂後昆獨

享無耦之祀乎歷觀往古雖呂氏武氏危漢易唐得罪宗社而尚不忍

廢况此昭陵枯骨無預於逆禍其於宗社有何罪矣而敢忍廢之耶

此特當時大臣姑欲鎮沮群奸務靖王室而導迪世廟遂成大誤厥

後為相者拔先王之重倡諱親之論因謬承誤以迄于今幸今 聖明
中興銳意復古而又沮於一二臣之議使大禮不正謬典不去顯陵之
靈飲恨於無窮昭陵之魂抱冤而不洩則千萬世忠臣義士之目將何
目得瞑於地下乎今之議者云 先王之事今不可更議是何所見而然
耶父母有過為孝子者當下氣怡色柔聲以諫雖至於撻之流血起
敬起孝必致其親於無過之地然後已其沒也事之如生故子孫能率德
改行是為蓋愆况昭陵之廢出於政府之請非出自 世廟宸衷則何
敢臆指為先祖之誤而掩護之也藥先祖傷孝道而自以為得體其不
恭甚矣非特 殿下之罪人也實亦 世祖之罪人也其以為當於義
而托言告廟之難者亦不思之甚也義當則辭易雖五尺童子能知之
况訐謨碩畫之元老豈不知辭之易也特苟於因循暗於大體而姑為
是托辭耳嗚呼先后見廢之無辜顯陵獨享之非禮若此其明且白而
敢忍講張異議者獨何心哉 殿下若清晨靜夜澄心默慮思之又思
察之又考察之於禮密之於情上求諸天理下度諸人心則謬議正論
昭昭自辨矣伏願 殿下留意焉不允○領議政柳順汀卒計聞傳曰
致賻棺槨會葬等事一依朴元宗例順汀字智翁晉州人風彩毅然才

兼文武性又沉重寡言寬而有量自少人皆以公輔期之 成宗朝魁
 甲科累為邊將蓋因公薦也在燕山末年與朴元宗成希顏等舉義靖
 國時人謂之三大將然性優游少剛果又喜賂遺廣占田庄嘗兼兵曹
 判書允除官之權盡在其手人有求僉使萬戶者以贈賂之輕重而授
 之判書則備位而已乃移居所賜綠水家客有往見者順汀曰福哉武
 靈柳子其所受之家財物甚多醬瓮至於三十吾之所受室中如掃榻
 人不可及也其鄙吝如此晚年又荒耽于女色至於服熟藥損明而不
 終其天年諡曰文定○辛酉大司憲南袞大司諫趙元紀合司五啓昭陵
 方輪等事不允弘文館副提學李自華等上疏言昭陵事不允○壬
 戌大司憲南袞大司諫趙元紀等論昭陵及方輪等事又上劄論之不
 允又啓曰臣等觀承傳卒領議政柳順汀棺槨依朴元宗例題給聞其
 時以長生殿所藏賜給長生殿所藏非人臣所可僭用也昔晉文公有
 大功於王室而請隧於襄王襄王以為王章而不許繁纓小物也猶且
 惜之誠以為名分不可不嚴也順汀元勲大臣宜用厚典然如他物則
 雖厚賜可也若賜此物則各位混淆矣 成宗朝天使鄭同欲見韓明
 澮狎鷗亭明澮請設龍鳳遮日其時政院臺諫以為有無君之心請罪

至於下明澮于義禁府非惜其龍鳳遮日乃惜其名分也且聞燕山君
改葬時亦使用長生殿棺槨燕山已降封為君而且以王子例葬之此
亦不可僭用也請並勿給傳曰昭陵及方輪等事不允且繁纓小物孔
子惜之卿等之言當矣然長生殿棺槨前此大臣卒則或以特恩題給
有其例矣况燕山雖封君然與大臣異矣皆不允又啓曰兵曹參知崔
淑生乃閔輔翼之妻兄也景翼乃輔翼同生兄也景翼有三子輔翼無
後而生時呈禮曹以景翼之子舜年為繼後輔翼死舜年終喪三年及
崔氏死舜年亦欲服喪淑生沮之曰爾兄堯年無後身死汝當嗣汝大
宗不宜繼輔翼之後使不得服喪以其妹奴婢給舜年淑生所行如
此不合六曹堂上請遞之不允○甲子大司憲南袞大司諫趙元紀等
論昭陵事四啓不允方輪等事亦不允○乙丑大司憲南袞大司諫趙元紀
等論昭陵方輪等事皆不允弘文館上劄請復昭陵不允○丙寅大司憲
南袞大司諫趙元紀等上疏曰臣等近以昭陵事歷求前史求其
倫比則後漢章帝竇皇后與兄憲等密謀不軌事覺憲既伏誅而大
臣張酺等請追貶尊稱勿令合葬和帝手詔曰禮無臣子貶尊上之文
恩不忍離義不忍虧遂合葬章帝陵晉武帝楊皇后自武帝時矯詔亂

政其後又與於楊駿之謀貶為庶人永嘉之初追復尊禰祀於弘訓宮
至成帝咸康七年以別立廟非禮從虞潭議追配武帝其次則又有漢
昭帝上官皇后父安謀叛伏誅而后以年少不與知得不坐廢夫以親
與逆謀而免於廢黜或既廢而追復有如竇氏楊氏之事矣以逆豎
親女而不預知故不坐又有如上官氏之事至於無非被枉如昭陵則
求之歷代之史斷無其比以此推之自漢以來數千年間十六代帝王
未有無配而獨享廟食可知我國家邈處日域自中國視之與安南交
趾無異而中國之人不鄙夷之至稱小中華豈非以世修禮義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民彝物則猶足可觀故耶今數千年間十六代帝王所無
之事而獨於我朝鮮見之則非唯負愧於前古亦且負愧於中國此非
獨一世君臣之所大恥也抑吾東方億萬年無窮之大恥也臣等又聞
神道與人道無小差爽 光廟禮陟之後與 祖宗列聖昭列于天於
世宗則奉膝下怡愉之歡於 文廟則展平日鬱陶之想其燕處而相
語也 世宗曰奈何無故而黜我之冢婦乎 文宗曰奈何無故而割
吾之伉儷乎則未知 光廟其何辭而對其必曰非我志也迫於大臣
之請耳然則當初建白大臣得罪於 光廟為何如也今者正大臣之

謬誤彰 聖祖之友于追復正朔還于陵寢 殿下不失為孝順之孫
我國不失為禮義之邦復何憚而不亟為之耶嗚呼生有嬪御之衆沒
無配坐之耦廟室沉陰子才孤居上天昭明其忍視之耶其忍視之耶
臣等守闕不敢退者正欲不負天不負祖宗不負我 光廟不負我
殿下以全夫天降民彝以脫我 聖朝於後世之譏議耳情迫于中不
知裁制謹瀝血衷塵瀆上聽伏願 殿下留神焉南衮所製又啓方輪等
事 上以手書為曰審悉疏意援引前代之故事亦言 光廟之所答
大抵事有古今之異亦有難易之勢前日當收議之際謀國之臣豈不
計古今之事乎必有難復之勢故如是議之 光廟初追廢之時迫於
大臣之請况今 先祖已定之事採大臣之議何異於前後乎若易復
之事則何延旬日而後聽納乎餘並不見○丁卯大司憲南衮大司諫
趙元紀等論昭陵及方輪事不允又啓曰 命行正朝會禮宴然近間
首相繼逝而今領議政方在於殯設君臣通宴甚為未安古禮云不得
成禮者三聞大臣之多不得成禮乃其一也會禮宴不須行也 答曰
內則進豐呈外則會禮宴望闕禮及本朝賀禮皆動樂事也前者連喪
元輔之意予亦言于政院此則停朝已過而事亦不得進退故也餘亦

不允○弘文館上劄曰古者國有大事必與大臣圖議猶恐情之未盡
謀之未廣又詢于卿大夫以卿大夫為不足下及國人者欲集衆思以
收至當之論也今國家事亦有大於昭陵者乎侍從臺諫論執踰月既
不見聽納則又累請廣議以觀衆論之所在而 殿下猶邈然堅拒未
知以追復昭陵為餘事耶 殿下縱不能謀及國人當與在廷臣僚詳
議以定大事傳曰卿等更欲收議然前已議之雖更議何異不允○戊
辰文城府院君柳洵議曰首相之卒纔經旬日正殿設宴 上意既以
為未安則何必從禮文行之成希顏宋軼議亦同 上手書報曰所議
甚當其停會禮宴又下手書曰 慈殿教曰朝廷禮宴已停而獨受進
豐呈未安然不可無歲首之禮欲依曲宴例行之耳○大司憲南袞大
司諫趙元紀等啓昭陵及方輪等事不允○臺諫上劄曰九天之下事
議論雖眩於一時是非不昧於萬世苟有一毫之謬不協於輿情則雖
千百世之火論之不能已已必待明君誼辟矯枉而歸正然後乃已焉
昭陵之廢悖古制拂人心幽明憤鬱者愈久而不衰臣等連月伏閣論
啓已悉而 殿下拘大臣無終之議未嘗有追正之念文廟向隅之嘆
昭陵地下之冤一國臣民之憤願何時得以慰耶伸耶臣等竊料以

太祖仁聖之德豈不知殄殲麗裔之爲大累也特以開國之初人心汹
洶勢不得不爾以世祖友于之心豈安乎文廟之獨享也直以靖
難之後群奸爭煽其從大臣之請亦不得不爾太宗使王氏之裔從
便居住世宗至立崇義殿使奉其祀以蓋太祖殄殲之愆使太
宗世宗諉之於先王所為不改其轍則永爲太祖之累太祖仁聖
之德於何得見乎太祖之愆二聖既蓋之於前蓋世祖之誤者其
不在殿下乎先儒曰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順而易追復雪冤豈非
今也其時乎此臣等所以反復陳懇不能自己者也不允○大司憲南
袞等以軍器寺奴吾个伊偷取正鐵一片罪案照律啓曰近日以盜賊
肆行乃於盜賊本律加以勿問得財不得財賊之多少絕島永屬爲奴
之條此法已立故吾个伊則不得已以此照律然盜賊本律未爲不足
矣盜一片鐵而一切永屬爲奴無乃太重乎此雖一時弭盜之事必情
與法相稱然後人心咸服不可徒以法弭盜矣別立法條則恐良民受
害者多矣其新立之條請勿用傳曰卿等之言果然矣吾个伊當依本
律處之○己巳大司諫趙元紀執義成雲等論昭陵及方輪等事四啓
不允○弘文館上劄論昭陵事不允○庚午大司諫趙元紀執義成雲

等論昭陵及方輪等事三啓不允○成均館司成金安國以金應箕意啓曰候氣重室所埋律管冬至不應又埋十二月律管灰亦不飛成宗朝埋之輒應今埋管處恐非全地故不應也請以明年更擇全地試驗傳曰不須更驗

八年大明正德八年正月辛未朔 命饋宗宰二品以上臺諫弘文館承政院

史官及八直諸將于殿庭○上設曲宴於內庭為 慈殿也○壬申臺

諫合司啓曰復昭陵事請速快從方輪以邊將失體不可在任洪赫犯

法見罷不可即叙尹介同子息違法從良亦關政治不允又啓黃衡加

一品之資為北道節度使人君當重惜官爵而無緣特加臣等未之知

也傳曰予聞衡在北道知虜情多有措置之事如此之人若加資鎮其

則彼人亦以為重也○癸酉弘文館上劄其略曰伏見下教曰大臣當

國大事初非偶然計議今何有反覆之理臣等聞天下之事理無窮而

人心之通塞有時改誤而歸正去非而即是要在當理而已變而不失

於理則雖十易之不可謂反覆豈可偏執謬議以誤大事乎今 殿下

既不聽臣等之言又不收群僚之議逆探議者之意必不改前議使大

臣不得更思正論而在廷群僚雖有所見亦不得上達 殿下亦遂

非而不改執迷而不悟以廢一國之公論臣等尤竊痛焉傳曰予前所
教非欲使卿等不得更思正論也予意以為此事別無他端其初議得
之臣豈思之不審乎○臺諫合司論前事反覆啓之並不允○舍人金
禹瑞將三公意啓曰北道節度使黃衡武才卓越亦知虜情遣之甚當
但曾為會寧府使節度使巡邊使今又為節度使則彼人等意必以為
朝廷無人殊無隱然之勢請留衡傳曰可逝○以沈貞為漢城府左尹
李自堅為右尹金磧為司諫院正言曹潤孫為咸鏡北道節度使○甲
戌臺諫啓前事又啓長興府使李珣無行檢簿行人不合大處請適吏
曹郎官未秩滿則不得遷叙而佐郎李孝彥徑除穆山縣監失之甚矣
吏曹有擅便之漸本府已推之矣皆不允○弘文館上劄其略曰事之
是而言之盡者其責在下言之盡而聽之遠者其失在上追復昭陵臺
諫侍從反覆論列而 殿下邈然罕拒鯨歷旬月臣等竊痛焉 殿下
若能追復則非但雪昭陵之積冤亦可以慰列聖之懷咨臣民之望奈
何拘於大臣偏執之論持疑不决且不使大臣改其誤議發其正論而
乃教曰今雖更議豈有異意是 殿下非復廢其公論亦使大臣諱過
而遂非公論 何由而伸國是何由而定乎答曰大臣之言予則未知其

誤議也○丙子臺諫啓前事不允○義禁府都事延玄齡拿定州囚王
子稱名人以來 命刑房奉旨與禁府堂上鞫于當直廳其名萬孫云
遂下禁府○丁丑弘文館上疏其略曰人之至親莫如兄弟凡人之情
雖有相失於閨牆而友愛之情終不可泯滅也然則昭陵之廢出於大
臣而本非 世祖之意也豈有友愛之相失乎 世祖之於 文宗義則
君臣親則兄弟也昭陵既為 文宗正后則於 世祖亦在兄弟之列
也義豈有可薄情豈有不厚哉不幸不軌之臣出於其族而其時大臣深
治其獄延及於已死之昭陵固請追廢以 世祖之聖豈不知其不可
也即位未久時亦危疑而不得已姑順其請撫定群心其未及追復者
豈非 世祖之遺悔也 殿下承國家之統緒守 祖宗之付托欲事於
繼述則固宜推 世祖之心即使昭陵復正位號痛雪幽冤以慰安 文
宗在天之靈可也 上自卿相下至韋布莫不言其可復臺諫侍從論
執固爭既已累月猶堅執認議字拒公論何也臣等妄料 殿下之意
以謂昭陵雖為 文宗正后見廢於 世祖之朝則今之追復無奈有
違於 世祖之心乎是大不然徒見昭陵見廢之迹而未究 世祖不得
不廢之情也此何足以知 世祖之心哉况昭陵無罪而廢毀其可祝

而不念乎其可廢而不復乎臣等悼其久廢而不復嘗聞其改葬之地
距本陵十餘里濱近海口蕪沒不治崩毀將夷狐狸窟穴野火焚燒生
處九重之闕而死不安一坯之土生臨萬民之尊奉而死不禁牛羊之
踐踏生享八珍之厚味而死為不食之飢魂村民嗟傷行旅哀悼臣等
聞之而不忍聽之於耳聽之而不忍言之於口若使世祖聞其如此
豈不感動於宸衷乎文宗不能無憾則世祖之心從可知矣以兄
弟之親推言其情幽明不相遠世祖雖與后位共享而文宗之靈
有所不悅世祖雖有典祀之豐潔昭陵不在其位則世祖之心其
能獨安乎國家之事莫大於奉先而綱常之毀缺亦莫大如昭陵之久
廢殿下若不能追復則他日躬祀廟庭至文宗神位引爵奠前
何以為顏讀祝稱孝何以為心登降拜俯何以為容臣等固知殿下
之不得不復也伏願殿下念兄弟之至情推原世祖之遺悔特舉
縟禮復正位號速決臣民折鬱以安慰文宗之靈不勝幸甚蒼白大熱
當國大事必詢議僉同然後可定矣况如昭陵累代不追復之事乎國
之大事祭祀也况於先祖太廟追復廢典亦大事乎觀前日大臣議
辭何可謂詢議僉同乎不可輕易處之○臺諫格前事命適崔沆職

餘不允○下萬孫推案于政院曰其細推覈以聞因命只令項鎖勿
著初其招曰年今十五乃廢朝李淑儀子陽平君也生長于南學洞年六
歲廢朝亂作家奴寶同以名不知年歲相當家兒代見因負我以青袱
蓋覆路由水口門外逃去住京山以京山逼近京都勢難居住向皆骨
山與寶同等禹大禪稱名僧向智異山住上元寺一年遂向香山抵普
賢寺留住二年奴寶同身死又至安州圓通寺留七日與其寺僧竹清
潛說王子之意且欲歸京家則竹清言劫成稱名者乃本宮奴子也今
以黃灰木與利事來郭山矣可推尋同議乃率我歸郭山官劫成則不
得見而竹清同生郭山居內需司奴加仇之家止到竹清開說王子之意
則加仇之待我甚厚留一日加仇之乃與竹清等到定州居內需司奴孝
文家留一日孝文傳播我王子之言其面勸農色掌等以我為荒唐人
移居于孝文妹夫萬福家孝文言阿只氏乃王子之言隣里喧說若通
書牧官則阿只氏行止必善處矣迺請隣居校生洪允平使書簡呈于
牧官則牧使以我為荒唐人囚禁即報使云史臣曰其乞食流寓之處
歷歷陳之人皆驚恠疑其為真王子也○判義禁府事李孫啓曰萬孫
自稱陽平君陽平君乃康壽阿只也嘗避接于臣家反正日慮國

家必推之故密令家人輩守直及午時其乳保母等聞反正之奇即率
康壽出去使家人等踵之則入於永春君家其後流配于遂安郡尋賜
死其後之事臣未知也其時康壽年九歲耳懸真珠大環百會有灸痕
以此驗之則可以立辨真偽矣此人雖陽平君欺國在逃何可寬貸請
堅囚推之巨粗知其事故力疾來啓史臣曰初陽平之母淑儀李氏乃
孫之族親故陽平嘗長於孫家有年至是人心頗疑其真孫不得已力
疾來啓實懼而自明也義禁府堂上金應箕等啓曰此人決非陽平君也
以其陽平君乳保母及事知婢子視之則皆言陽平君面白鼻麻華人謂面
練者為麻耳環穴濶大此則面黑耳無環穴鼻不麻非真陽平君明矣而萬孫
則指乳保母及婢子等曰此皆我舊時所見也此人年壯請依法堅囚刑
推然後可以得情矣傳曰萬孫姑勿刑推詳盡盤問以啓○戊寅臺諫
合同啓復昭陵及前事又啓張屹邊夢程等無取才而除部將兵曹至
為非矣請改正皆不介○弘文館上劄其略曰事或有出於一時之誤
而亦能伸於數世之後理不可以屈也昭陵之廢實出於當時大臣之
謬請則其復也非今日之責乎 殿下教曰予則不知其誤議也臣等
恐 殿下不思之甚也導 殿下奉先之孝者謂之非是而拒之沮

殿下追遠之誠者謂之非誤而從之不即追復何也且昭陵見廢歷遇
仁聖如 成宗而為奸臣所沮不能復及至 殿下又拘謬議而卒未
能復則自此以往至于千萬世之後雖有聖賢之君作必以 成廟與
殿下籍口而為不必復然則 文宗在天之靈何時以安昭陵之寃何
時以雪伏願熟思而亟復不允○己卯臺諫合司啓昭陵事及前事又
啓萬孫自言乃李淑儀子陽平君也辨明則不難然其事則大矣此人雖
真陽平君國家既以賜死之人而其初亡去者也必不能自為其計而
有教之者矣若奸人假托其名則必有其情而亦有教之者矣以此二
條觀之皆於事體至大而獄辭非輕不可不窮推使眾人洞知其實
請遣承旨及委官雜治之傳曰萬孫事非關係 宗社之事分辦甚易餘
不允○遣承旨審先農壇○弘文館進易爻變卦變圖前此有進圖之
命○庚辰臺諫合司啓昭陵事及前事不允○弘文館上劄略曰昭
陵事揆之於義察之以情決不可不復而累月論執尚未蒙允臣等不
勝痛切昭陵之廢已五十餘年人心憤鬱久而愈激有心者憫其無辜
有口者言其當復 殿下動拘因循不即追復何耶是不過蔽於苟且
之私未能斷之以公耳大抵國之大事必究之於理斷之於心博採眾

論以定國是今則不謀於衆不究於理取決一二大臣之議苟循其議
牢拒公論臣等尤竊痛焉今若更收群議則可知公論之所歸而前日
謬議大臣亦豈膠膠遂其非以負殿下奉先之誠不允○壬午臺諫合
司請復昭陵又啓前事皆不允○弘文館上劄其略曰昭陵事一二大臣
雖發謬議國人皆曰義所當復激於誠懇讜論不止殿下推其輕重
惟義之從以快神人之憤可也每托以詢謀不同以廢一國公論是
殿下聽言以位而不以義也夫朝廷者國家之朝廷也非一二大臣之朝
廷也殿下拘於謬議牢拒公論是重違大臣而輕一國朝廷也臣等
不勝痛心不允○甲申臺諫合司啓昭陵及前事皆不允○弘文館上
劄其略曰國之設臺諫不徒養其祿而榮其官欲聞直言正論而有益
於國家也今則臺諫固爭視為尋常少無動念非但昭陵之事矻矻乎
難入臣等恐言路杜塞而國事日非也不允○成希顏議啓其一曰進
上昆布塔士麻皆海菜名令軍人入海採取其來已久今若移定他邑則
他邑亦受弊且今無大邊事因舊爲便其二曰各堡排設事黃衡所啓
似當然防戍處所必深得形勢便宜然後可移置令觀察使同節度使
親履其地熟審要害具啓然後更議施行其三曰明川縣復立事前日

收議時議曰古城明川本是一邑頃因事故分為二縣今還合置猶舊時也有何弊焉革廢未久遽爾復立政令不一事體未便但奴婢官屬徙居明川安業已久一朝棄舊業一切移徙恐起怨咨待年豐漸令移居毋使失業依議施行今以不緊之弊復有他議甚未穩當其四曰會寧鎮軍分屬甫乙下豐山等處果減額矣頃因觀察使鄭光弼之啓已命以差錯磨鍊軍籍人應徙者徙于五鎮矣今之磨鍊時令倍數入送會寧鎮爲便其五曰北道軍數本來不敷近因殘弊迫未蘇復須當百計預爲之圖以公私賤內需司奴子抄作軍卒亦是一策但他道有數公賤一一換給勢難姑令邊將各盡撫恤使散者復聚無產者有產務收入心以固邊圉爲當其六曰軍器火炮下送事令兵曹磨鍊施行上從之因節度使黃衡所啓 命議之○左議政成希顏右議政宋軼右贊成金應箕右叅贊洪景舟吏曹判書金詮同知中樞府事李秉正等議啓曰卒戶曹叅判李拱妻琴氏上言之意其家翁妻子李亨守會定役于甲山前月有軍功欲因此免放云亨守果有功矣然軍功賞格議定時無免放之條今不可違例免放且野人劉吾乙未拜爵事大抵野人歸附受爵者身死則多有盜取告身來附者此人非徒驍勇絕

倫其用心非如他野人類當授堂上官加資然前來野人等皆不受大爵矣今此人獨受堂上加而去他野人必驚駭相謂曰吾等雖有功未受堂上加彼獨以何功陞堂上乎皆失其望今當只授堂下官使此人獨知後日上來時必授堂上加則他野人不知其故也莽略當初上來時威名甚大故即授資憲加前此辛未年上來時給三合爐口鞍具馬以賞之今且其功不小只賞木縣五匹則彼必缺望請依前例賞賜何如傳曰琴氏上言留于政院劉吾乙未等事依所啓○乙酉臺諫合司啓昭陵事仍啓前事皆不允○命設東西賑濟場以賑飢民 命勿頒功臣田別賜田職田米豆以年饑國用不裕也○丙戌 御朝講大司憲南袞曰復昭陵事臣等伏閣累月啓之而不允其所以留難者必以謂先王朝事不可輕改也然人心之欲復昭陵久矣 成宗朝有一儒生上疏請追復 成宗下問大臣其時便可施行而不果者距 世祖未遠而且 成宗長于 世祖宮中 貞熹王后尚在必以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即改之而亦不罪其言者矣至於廢朝言此者並被大禍在今日若無復有言者而又有敢言者則此事之在人心久矣而且今聖上開不諱之門故如此矣若今不復則終無時可復矣考之歷代唯

晉武帝楊皇后廢至成帝時追配無罪見廢未有如昭陵之事今若追復則非但廟制得宜地下積年之冤可得以小雪而亦足以致和也大司諫趙元紀曰 上教曰 成宗以謂今不可復議也今亦何以遽改上意必以謂 先祖所為之事不可輕改也然昭陵之事未考實錄之時國人未知始末矣今考實錄國人皆知其無罪見廢憤鬱之心倍於前日且 廢下中興之日固當追復也侍講官洪彥弼曰自 上考實錄知昭陵無辜其懇切之意 上豈不念之哉大臣之議非盡以為不可復也以告 廟事為難一國之人皆望其追復今若不復則將何時可復也同知事張順孫曰其初聞昭陵之事 聖志譴然發見即 命考實錄國人野聞追復之 命若欲伸冤抑當先舉此事頃者大臣之議亦非以謂不當特以告 廟事為難耳今聞昭陵之廢出於政府之請而非出於 世祖本意則其於告 廟之辭何難乎領事宋軼曰昭陵非為有罪不得入 太廟也臣意其初既告 廟而廢今若追復則不得告 宗廟故臣意以告 廟為難矣又有議別立廟者大槩以告廟無辭也耳南衮曰其廢昭陵本非 世祖本意而迫於大臣之請則文宗獨享 世祖必未安心矣且廢昭陵雖 世祖過舉追復而後復

於無過矣何患乎告 廟之無辭乎順孫曰臣於前日建議別立廟者不知始末而謬議也袁曰晉時為楊皇后別立弘訓宮此失舉故後從虞譚議追入太廟臣等以昭陵事啓者未復 太廟故也若別立廟則非矣謹思曰觀廷議果未及參考禮文而率爾議之也請參考禮文以亟追復以順衆心 上曰昭陵事 成宗朝有上疏欲復者而不得復焉廢朝時亦設此事然未知始末予意以為考實錄則可知考其實錄則 成宗曰不可復議其時亦豈不計而然也觀今之議追復昭陵於議為當予意亦非謂昭陵有罪而見廢只以更告 太廟為難矣袁曰告 廟無難矣其廢昭陵雖 世祖本意若告之曰 列聖有未安之意故追復也則 世祖亦必不以爲非也况其廢之也非 世祖本意而大臣於靖難之後欲鎮定群奸而建議廢之之事乎 上曰廟制非輕雖小事必廣議朝廷况大事乎今既收廷議皆以追復為不當若他事則更議可也將一事更議有何異論袁曰其初不參酌禮制而謬議也袁又啓洪赫殺人既酷而又投諸水其酷尤甚不可用也况濫刑官吏自有其罪萬戶雖微亦統領軍卒殘酷之人何可任以國事也尹介同賤人也豈 大妃寸外族親也法所不當為而自 上特判付從良是

用私意也事雖小所關至重請速改正李珣為人狂悖請速比不見○
臺諫合司啓前事 命適張屹等餘不見○御書講○御夕講○丁亥
御朝講司諫柳雲請追復昭陵仍啓前事執義成雲曰昭陵不可不追
復 成宗朝南孝溫上疏請復而 成宗非不欲復之見沮於任士洪
又下問于鄭昌孫昌孫以其初廢時與議大臣不克力陳其可復之意
今若以為 先王所未復而不復則萬古綱常泯滅墮地矣後之視今
日為何如也又啓前事皆不荅司經柳墩曰昭陵事以法觀之初不可
追廢也以禮觀之今不可不追復也若於禮法有失則雖一時失誤之
事不可不改也司成金安國曰昭陵追廢本非其罪一國人心皆悲憤
迫切今 殿下雖細小闕典一切修舉而惟此綱常大事獨未及焉故
人皆欲復矣今臺諫侍從下至大學生皆欲追復極言力請一國人心
之迫切 上已盡知矣臣以為 上必動心惻怛亟 命追復而不圖
今日臺諫累月伏閣堅拒不見也大抵三綱五常國家之元氣命脉也
如此綱常大事留難不決則國脉其能固乎為臣効忠為子盡孝雖反
復計之此事不可不復 上曰果然非以謂 世祖本意而不追改也
此事乃大事也不得已詢議僉同然後為之故廣收廷議則其議不一

後嗣王不可輕易改之矣知事申用漑特進官安瀾德參贊官方有寧亦力爭昭陵事 上皆不荅領事宋軼同知事姜渾獨無一言○御書

講○御夕講侍講官許遲因綱目唐玄宗親決試判之語以啓曰古云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大抵人君當持大綱不親細務漢宣帝乃

中興之主然綜核名實以察察為明先儒以為漢室基禍之主也書曰

元首叢脞哉肱股惰哉庶事隳哉人君固當察之於此也 上不荅史

臣曰是時 上覽簿書少有錯字皆指摘傳教故遲因是微諷也○弘

文館抄經史中嘉言書于前日所下 御屏以進 上曰其一幅則令

大提學作序以寫進○戊子 御朝講掌令李彥浩獻納金璇請追復

昭陵仍啓前事 上不允特進官成夢并李自堅參贊官金末文檢討

官柳仁叔力論昭陵事 上文不荅領事宋軼同知事尹金孫獨無一

言○命熊進講官于殿庭以畢講周易也○鄭光國為禮曹參議安

中孫為英陵參奉 中孫舉經明行修遺逸之薦拜是職 ○己丑 御朝講掌令金硯正言

金磧請追復昭陵仍啓前事皆不允參贊官權敏手曰今見 上意留

難必以廢之己以今遽追復為難也如此之事前史亦有之漢章帝竇

皇后以竇憲伏誅漢之臣子欲廢皇后而當時以謂禮文無臣子廢其

○三十一

主后妃之文終合葬章帝後楊駿之妹楊皇后亦以駿之故追廢矣當時以謂國之主后不可追廢別立廟以祀之又以別立廟為不可還配于帝昭陵身死十六年之後始廢之權自慎之謀昭陵何以知之其時朝議凶洵不敢言其是非至于成宗朝有欲追復者成宗不考實錄而問諸政院任士洪專不知其事之始末而只以阿諛之意回啓以不可追復成宗亦未能洞察其始終不克復之今之人心以為昭陵死後十六年追廢之事始發其為痛惜極矣頃日大臣之議以告廟為難世宗昇遐三年文宗繼薨未知其時昭陵已附廟與否也議時詳考文籍而為之可也不爾則是亦不可也且大臣等非直以謂不可追復只以告廟為難若欲告廟則其祭文豈無告之之辭請速快斷以副衆望上曰昭陵事果以文宗獨享之事計之則豈無惻隱之心乎但世祖之廢非無端也以得罪宗社而廢之也事干宗社之事不可輕議如他事則可以更議而處之此事既已議之矣今不可更議侍讀官金正國曰大允庶人雖坐謀叛大逆其罪不延及女子而此事亦非至於謀叛之類况身死十六年之後事發乎臣反復參酌未知當廢之意也金磻曰以實皇后楊皇后之事見之昭陵之廢甚

拂人情以律文見之女子無緣坐之律今之不復昭陵臣實未知今若以告廟之辭為難而終不可追復則綱常之道將泯滅於萬古今臣等終不得請則將得罪於萬古臣等何敢不期於得請乎 上曰若以追廢為不可則其時何不改正於成宗朝又何以不改乎其事雖非出於世祖之宸衷而乃政府建白然其時不啓請改正者是必其時人心以為當然也事干 宗社何以輕議且昭陵父母皆已為庶人庶人之女何追復况昭陵之身亦已為庶人乎今臺諫雖以 昭憲王后之事援例論執然 昭憲王后見廢之時非為庶人矣安世曰今不可諉以 成宗之不復而不追復也硃曰漢時上官皇后於上官安之罪亦不廢焉今不可以其父母為庶人不追復况昭陵之薨在十六年之前則何以其父母為庶人而不追復乎 上曰成宗朝以昭陵父母已廢為庶人其女不可追復云今若欲復昭陵昭陵之父母尚為庶人而昭陵之得為王后與否予未知也硃曰此事當以大義處之如此細事不可顧也上嘗於 宗廟親幸視 文宗獨享以謂安乎如此則 先祖之靈其能安享乎安世曰 上教云父母為庶人其女可得為王后乎昭陵已正位於中宮則何以父母為庶人之故而不得配享於 先王乎

正國曰雖大逆女子則罪不相及漢之上官安伏誅為庶人而其女則得保后位今何以昭陵父母為庶人故而不得追復也特進官姜徽孫澍亦啓之皆不允○御書講金正國曰上教每以謂昭陵之母有罪云女子出嫁之後無相坐之律况權自慎乃昭陵之甥乎若其夫犯大罪則其妻沒入為奴婢當矣出嫁之後則其父母之罪亦不相延及矣此雖世祖斷有宸衷之事若謬舉則固當改之况非世祖本意乎今若改正之則世祖之本意昭明矣金安世曰其初追廢非出於世祖本意而今若不改則殿下掩覆先王之過亦大矣上不荅○臺諫合司請復昭陵仍論前事又啓曹繼衡前守豐基多數種麻凡囚家僮必以女人囚之使之紡績又於其境內新造奴家斂散長利又於咸昌尚州兩邑之地各造大家使衙前裹糧往來赴役又有一人與丹陽居人訟奴婢于豐基繼衡決給丹陽人而受其奴托言其妹夫秦士元買得而潛執使用請遣行臺推震傳曰曹繼衡事依所啓餘不允史臣曰繼衡魁乙卯進士頗有才名然性貪黷有幹能再見撤家旋起大家人稱其能同里有一文官性疎濶亦見撤家營室甚拙繼衡指笑曰正如鵲巢及敗人笑曰華屋不如鵲巢反正後不容物議以廢鄉曲及

爲是郡尚亦不悛故臺諫駁之○御子講○臺諫啓前事又啓禮曹參
議鄭光國前牧廣州猶被駁適今不可授六曹堂上善山府使李希輔
在廢朝寵幸失節今不可爲守令尹商老人物庸下宋洗光亦迷劣好
飲皆不洽於守令不夕○庚寅 聽啓覆○御朝講持平尹宥正言李
元和請復昭陵侍讀官金乃文說經李清參贊官孫仲敷記事官鄭球亦
啓之領事成希顏曰昭陵事臣自儒時以爲當復嘗言曰有天則有地
有父則有母近日經筵官建白而 命考實錄 上已知其事之始末
臣之意亦欲復之而與廷臣議之則咸曰追復則當告 宗廟其辭恐
或難矣臣亦意謂此議切當也以追復爲難者 世祖雖中興與創業同
其時所爲之事未易更變故也近考實錄魯山始生昭陵即逝而追廢
在於十六年之後國人始知其追廢之事出於政府之請而非出於
世祖之意咸欲復之請裁自 聖斷 上曰此事成宗朝有上疏而不
復至廢朝亦不能復之予亦初不知事之始末俾考實錄又收廷議而
已定之矣然以 文宗獨享見之上下之心何異乎且此雖非 世祖
自斷之事而政府啓請爲之以後人更改非輕也尹宥等仍啓前事亦
不允○御晝講○御夕講○辛卯 御朝講大司諫趙元紀持平金希

壽等力請昭陵追復之事同知事張順孫參贊官慶世昌檢討官蘇世良金安世等亦反復啓之 上曰國事無有大於此者初不知始末亦不可率爾爲之故 先王朝不追復之意指諸實錄則以宗社關係之事廢之非只計一己之事也今不可率爾復之也趙元紀仍論李珣等事亦不允○賜經筵官賞物有差○御晝講○御夕講○大司憲南袞等啓曰今日經筵官供饋時臣等亦當參宴榮幸不小然方論大事伏閣不暇計一身之榮幸故不參也仍與大司諫趙元紀等請復昭陵仍論前事又啓方輪所失非一不可只罷請依律罪之高山縣監黃瑋前爲監察納賂於吏曹正郎成世昌今絀問世昌則果以紅染縣紬賂而不受云此事的實請罷職傳曰黃瑋可推餘不允○壬辰 德朝講侍讀官權撥進講綱目至張九齡罷以李林甫兼中書令啓曰國家安危繫任相賢否擇相不可不慎今領議政有闕必須灼知人物兩用之可也領事宋軼曰人主每於經筵御四書五經可以爲堯舜之主矣其觀史記者欲知古今事變也爲人主者只當講四書五經而不當講史記經筵官有以此爲言者然以今日所講之書觀之極好矣史記亦不可不觀也以張九齡李林甫之事觀之亦可鑑戒廢主在東宮時臣爲書筵

官廢主穎悟然人主之學若不心得則似無益矣廢主即位之初令造

進烏書案又使善書者書豳風及無逸圖以進曰當置諸左右出入觀

省又使二品以上抄諸書中嘉言善政以入安知其終昏亂如彼也且

人君不但看書要須先立大志也先是張順孫於經筵聽乃曰廢主所為暗合史記者多人君當觀四書五

經而不須讀史也故軼之所務亦然大司憲南容司諫柳雲力論追復昭陵事權撥及檢

討官柳仁淑亦力爭 上曰不復昭陵豈有他意其時追廢亦為 宗

社後嗣不可輕議南容等仍啓前事不允○御書講權撥柳仁淑請復

昭陵不允○御夕講○癸巳受常祭 聽啓覆 御朝講執義成雲正

言金積請追復昭陵仍啓尹介同李珣鄭光國李希輔尹商老方輪宋

洗光又啓黃瑾此則非文士黃瑾乃門蔭人也以有識朝士行賂於吏曹正郎成世昌

士風不美不宜留難史臣曰瑾以紅紬二匹潛致于世昌怒而却之諷

于臺諫瑾於世昌姪族也茲以致賂世昌不受而却之則善矣因諷于

臺諫則薄矣世昌為吏郎若不犯秋毫則固不容此事矣允守令賄賂

之物容或受之則其情不純矣 上曰尹介同事豈有私意有職還賤

恐涉冤悶然國法如此其可改也黃瑾亦可儘也餘皆不允特進官金

詮曰自南孝溫受禍之後頓無言復昭陵者今則言路大開故如此此

論何時向可滅乎 上猶不納○御書講○御文講講宋鑑因金主言
今在下僚豈無人才又今在位不聞薦賢之語顧謂侍臣曰古云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我國雖褊小亦豈無人材乎政事之際每患乏人豈人
材不足而如此乎恐薦賢之道未至也李沆曰我國亦豈無人材乎必
未能薦賢而如此也且舉用公薦之人則公道必行矣○先是平安道
節度使崔漢洪馳啓曰建州衛彼人浪者吾投等三人來言曰彼人童
公哈里童老者等水下作賊詭計裹兵結約故來告問以何故欲來作
賊則荅云童公哈里等去七月向義州地面乘船越江人物潛攜時非
徒不能得利其族類五人反見斬獲以此欲為報仇云事下兵曹至是
兵曹議啓曰近來平安道彼人等連續入寇屢被斬獲一不得利其窺
伺之心彼豈少弛防備諸事倍加措置不可以尋常而忽之但其以義
州作賊且敗之故欲為報復之言則宜嚴辭荅之以絕其心彼若出來
當語之曰彼等初無鼠竊之意只因漁獵來近越邊我國妄貪軍功掩
襲擊殺則失在我人因懷憤怨圖復其讎可矣包藏凶計聚眾作耗則
隨處有備何得不敗身為盜賊死不旋踵乃理之常宜革心改面而反
以報復為辭雖爾類稍有知識者聞之必以無義責之爾須歸語以解

其意彼狂執迷不悛則是自作孽豈能免禍以此開論何如從之○甲午御朝講掌令李彥浩曰追復昭陵事既盡論啓須當快斷以決臣民鬱鬱之情也臣聞昭陵傍近居民云天陰雨濕之夜有哭聲生處九重而今爲草野中無主羈縻反不如小民之慕於殿下之心寧不惻然乎正言李元和侍講官尹殷老亦啓以此上曰追復大事也故謀議朝廷而廷議如此不須更改彥浩等又啓前事不允○丙申臺諫合司請復昭陵因啓前事皆不允○以金克幅爲戶曹參議柳灌爲持平趙舜爲忠清道兵馬節度使○戊戌政院啓曰教曰先農祭不可進退當待晴而雪之晴否未可必也雖旋霽土地泥濘况今不霽若當親祀之時霑濕儀物則恐失儀容且百官軍士露處此亦不可不慮也且考前例癸丑年親耕以雨權停乃於後亥日行之今亦退行何如傳曰此事予每欲行之而未果以矣下人之弊則如是矣然守令多陪筭求其弊亦豈小哉其姑待晴俄而雪霽○已亥上親祭先農仍躬耕于籍田如儀賜百官及耆老一級又加祭執事一資宥徒以下之罪諸執事及助耕人論賞有差史臣曰上將行躬耕希恩者皆以爲當有執事加兵曹正郎鄭忠樑藉父兄勢區區乞差贊者士林莫不唾鄙忠樑

光世之子於光弼亦堂姪也其於未出身之前代得父加登第未幾便
即帶銀資非不足而今復如是其急於利名而無厭可知也○臺諫啓
曰親耕後百官加此無前例請停之傳曰此乃即位後初舉盛典也已
與大臣議定不可改也○其赦文曰農者天下之大本孝者生民之至
行仰惟古先聖王制為耕藉之典非苟屈王公之尊以從事於虛文也
躬采盛之供而致孝于宗廟報稼穡之勞而帥先于黎蒸蓋欲盡其
躬行之實以風化于天下也上既行之以誠則下之所以觀瞻感化自
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予以眇末謬當中外之推戴叨守宗祧之重于今八
載其於報本厚生之道無所不用其誠也念惟耕藉之禮實關敦化之
本予豈敢不勉顧伊寡躬昧於治道未享天心臨蒞以來雨暘愆期凶荒
薦仍轉切惕懼之懷未遑禮典之講以致民不興善而教化不行棄本
逐末而農功多廢意者予之所以躬行表率之者容有未至而然也屬
茲三陽布德萬物資始爰稽古典親率群公卿士祈稔于壇壝秉耒于
百畝略彌文務實誠庶幾道天和而勸民行使四方萬姓有所興起而
激勵焉惟爾大小臣庶其各體予至意斯舉浹汗之大號宜霽雷雨之
寬息於戲農用八政寧不重小人之攸依禮備五推肆用舉先王之盛

典史臣曰車駕還宮民之欲訴寃者繫訴狀於木末揮號衝突駕前至不能禁 上命皆受皆有經廢朝人心不古雖防里微細之事一切呈訴駕前識者憂之○晉州咸安固城巨濟泗川漆原大雷又有赤白煙氣移時乃滅傳曰災變如此必有所召此似兵象倭奴變詐不測不可不慮心甚未安

二月庚子朔臺諫合司請復昭陵又啓李珣等事皆不允○下栢層于

政院國俗於二月一日內資寺以實栢子挿於松葉之端栢一針各貫以

紅紙纏束以飾之有柄柄頭刻蓮花莖以承名曰栢層每歲進之自內

即頒諸政院及戚畹○上御勤政殿行勞酒宴饋宗室及諸執事者民

助耕庶人亦預焉○賜耆民縣布有差○辛丑臺諫合司請復昭陵仍

啓前事不允○上以 成宗朝下議政府崇儉朴傳旨諺文翻譯冊下

于政院仍教曰 成宗朝成化八年以崇儉朴革奢侈事教議政府又

命譯以諺文使窮村僻巷之民無不周知當時風俗儉朴奢侈之習不

至於甚而其傳旨正中時病今須做此更草傳旨下于政府遍諭京外

使窮村僻巷小民皆知予崇儉務本之意○黃海道觀察使李世仁錄

各邑入居人物故數以聞史臣曰南方富實人勒令入居遷移困頓官

不能撫恤不堪聊生一年內死亡過半名為實邊反以害之時議惜之
○壬寅臺諫合司請復昭陵仍啓前事不允○青陽人副司正朱允昌
疏陳時事下于政院曰今觀此疏似乎有志之人若其人可用則叙用
可也○癸卯判尹姜渾等啓曰京城近處盜賊興行盜直幕排設處臣
等審定以啓矣然盜直軍士率以門外居民抄定而其軍士皆水夫津
夫車夫馬夫皂隸書吏之類也其人皆有身役其家內只有老迷弱或
有無人丁之家盜直幕造設處與閭閻人家相遠而盜之竊發不在於
夜常於日暮時劫掠行路人物則於夜中警直無補矣求以弭盜安民
而如此調設民夫祇益騷擾請更收議使之無弊成希顏請令捕盜將
往往發遣所率軍士於可疑處設伏以待遇賊即捕使賊不得肆行宋
軼以為抄民之際反致騷擾不如多設盜直金應箕洪景舟尹金孫請
令捕盜將加率軍卒出其不意遷移伏兵 上從希顏意○上命擇畿
胎吉日史臣曰 上於陰陽拘忌之說不能無惑時議惜之○巡邊使
黃衡進咸鏡道地圖○臺諫啓昭陵及前事皆不允○甲辰 御朝講
大司諫趙元紀掌令金碗請復昭陵仍啓前事不允左右皆力爭昭陵
事而成希顏成世純沈貞等獨無一言○左議政成希顏以病辭職再

啓不允希顏仍啓曰臣有喘證私處及兩醫司所劑之藥比日不精請內
醫院所劑有 命劑給○御晝講○御夕講○乙巳 御朝講臺諫請
復昭陵仍啓前事不允○臺諫合司請復昭陵又啓前事仍啓李珣多
有醜惡之行前爲李克均軍官而私克均所率之妓文臣鄭沉乃珣之
七寸叔母夫也常時稱叔往來而亦通其妓宗親雪城監亦珣之切族
通家交親雪城死後即以其妾爲已妾行若大彘不宜齒列於士類也
皆不允○御晝講○御夕講侍講官許遲曰以昭陵事臺諫伏閣已
以外間雖有寬抑之事因此多滯請亟聽納勿拘於二三大臣之謬議
也古云謀及卿士庶人請更廣議說經李清曰初之追廢非 先王之
本意特出於二三大臣告廟追復又何難焉 上曰臺諫伏閣果爲久
矣弊豈小乎然此大事不當輕改今雖更議有何異議○教政府曰
古者明禮制以定上下故卑不踰尊尊不越制民皆感化而治教休明
斯乃至治之效邈乎其不可及也然茅茨不剪土階三尺而黎民於變
時雍卑宮室惡衣服而聲教訖于四海其所以躬行以表率之者將
不在於一人乎予於燕閑覽閱書史偶得 成宗崇儉節用之教其
去奢反淳化漸斯民之意溢於言表予不能祇服古訓其何以移風易

俗哉自踐祚以來務遵儉約凡飲食衣服之奉一切裁減以為民先奈
 之何世習日非奢麗相尚費萬錢而饒酒食擬八珍而誇鮮羞芻豢厭
 於昏吏歌鍾列於管庫外則親民之官不事字牧專飾厨傳竊取名譽
 都中乃王化所先而上自公卿下及士庶務廣第宅土木被丹朱之彩
 競服綺羅工隸僭紅紫之飾鄉士之家多畜安媵出入乘轎商賈之婦服
 美于人公然被貂貴賤混等尊卑失序驕淫矜誇而風化頹靡如是
 而欲使民家給人足蓋亦難矣予聞雕文刻縷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
 害女功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功害則寒之源也今者逐末者多而
 為農者少食之者衆而生之者寡民之貧富雖關於水旱良由爭尚華
 侈鮮克由禮以致民窮而國亦不裕豈不痛哉書曰資富能訓惟以永
 年意者予之訓迪之方尚有未盡歟洛爾公卿大夫庶士越百姓里居
 其各率由典常罔敢踰分惟務節儉以共享禮教之中豈不嘉哉其申論
 中外以知予崇儉節用之意并與 成宗朝傳旨譯以諺文使婦人小
 子無不周知○丙午 上御思政殿講試宗室鶴城正連丁庇安正論
 高安正精令右議政宋軼右贊成金應箕等問難講畢 上問禮房承
 旨權敏手曰宗室講試後褒獎之典將何以為之其考大典敏手啟曰

宗親殿講者輒置簿至歲抄啓行賞典○臺諫請復昭陵又論前事四
啓不允○丁未 御朝講臺諫啓前事皆不允○御書講○御文講侍
讀官權撥因金世宗量才而用之之語啓曰世宗用人如此今則不然
任臺諫之職者只論駁人之短而已無薦舉賢才之風又因金世宗卿
等雖老無自代之語故曰古者公卿有薦人自代之事臨死亦有薦人
或有以善言為遺表者今則不得聞焉豈非 上之求於下有所未盡
情志不交乎而然耶又因金主日月資考待庸常人之語啓之曰循資
格自崔亮作停年格之後人無怨之者故至今不變而用之但人主之
用人不可如是吾東方於前朝不用循資格久矣若人之賢能者何拘
於日月之久近資考之高下而不擢用乎金主此言於用人之道可謂
得體 上曰今日所講之處金主之言可以取法者甚多薦舉人材尤
為當今之急務當今用人之際每以為無人國雖褊小十室之邑尚有
忠信一國之中豈謂無人予恐薦舉之道未至而然也權撥曰今雖以
薦舉下教而宰相所用只門閥子弟而已 上曰雖下旨外方令薦舉
人才而無啓闡者是豈無賢人沉滯者乎但若賢者則必不自媒於爵
祿而不為昏夜乞哀故他人未之聞焉耳撥曰臣家在慶尚道身親見

之姜渾為觀察使時薦姜瑄金萬鈞等二人其後瑄由文科出身為成均館學錄以其母年老歸養本館薦瑄除職則謝恩肅拜後輒即還鄉侍養其人之賢能臣未之詳知聞其人端重恬靜且聞萬鈞有學行才藝疾惡如讎深有介潔之操但其年已老今以薦舉授朝班末官則雖欲展布素蘊末由也已臣之愚意以操行被薦者初授察上職使得行其所蘊於一官則國家廢獎人才之道得而人才亦庶幾興起矣上曰金主云百姓富實天下安樂云近來百姓貧窮安有安樂之理近來災變相仍閭閻之間泉渴之變亦甚大焉百姓豈無冤抑而致天災如此乎臺諫仍啓復昭陵等事并文以○傳于政院曰有言當今宰相數少朝彩埋沒其令吏曹選正二品以上可為一品者又加磨鍊領筵事捧承傳政院啓曰正二品以上加磨鍊者將陞為一品領經筵差下事亦非如百執事之例不當使吏曹磨鍊若然則上之所以待宰相之道不重而不宜垂示後世也捧承傳未便故敢稟傳曰予非不知捧承傳之為非然大臣有言宰相數少者故教之如是耳設使捧承傳銓曹必臨時取稟非所以專擅也且領經筵右議政獨入侍右議政豈無有故之時以此欲加差耳今卿等啟以不可故使還止耳然可以此論

諸吏曹○臺諫啓昭陵等事不允○戊申 徐朝講大司憲南袞司諫

柳雲請復昭陵仍啓前事侍讀官尹啟弼同知事張順孫特進官金銓

權弘檢討官柳仁淑等亦力論昭陵事 上不答領事家軼曰近日臺

諫侍從皆以為追復昭陵臣本無識見徒以為 先祖所為之事後

嗣王改之未安故前日議之如此論議自有是非其是非之間當自

上量處○臺諫啓前事又啓曰崔淑生以其妹愚癡率居至十年不為

其妹置後貪得同生財產事狀明白不合六曹堂上請閱輔翼以遺書付妻崔氏

以閱舜年為侍養子使淑生察證及是憲府緘問叔生淑生以本無遺書答之 上皆不允淑生事當親閱推

案然後發落○己酉 御朝講臺諫啓復昭陵等事皆不允○御晝講

○御夕講 兵曹判書辛允武啓曰允行幸時駕前呈訴者呼噪衝突

見之未安欲一禁則恐訴冤無路似聞牽馬陪等當在家時已受賄賂

潛持訴狀藏之袖內及 命受訴狀則出諸袖中而上之其身自呈訴

者反棄之不啓甚為奸濫今若不得已受之則請令宣傳官受之 上

曰牽馬陪汎濫之弊則宜立法痛禁若令宣傳官受之則反致騷擾且

無古例民之呼冤者盈路若不令上達則此非王者解冤之道若許訴

則其弊難禁予欲令禁府邸廳二負宣傳官二負多率羅將其觀光

選呈者勿禁其叫呼走入者一鎖項待還官後取稟分揀何如問于政
府成希顏金應箕洪景舟尹金孫請遠臨呈訴者勿禁走入者鎖項受
賂袖呈者痛治宋軼以為既有法司又有登聞鼓不如一切不受以遵
大典之法受賂袖呈者則當痛治○庚戌命修燕山墓令所在官致
祭○禮曹啓曰中宮親蠶以來月十二日擇定耳然前此親蚕皆於昌
德宮行之故此宮必無其壇而雖有基址近來不行其禮必盡頽落不
可不改築且若無桑木則亦當封植請令禮官及色承旨預先往審
傳曰當依所啓然親蚕日迫須於四月初退日行之且禮文所云鞠衣
何衣耶禮曹啓曰禮文釋云鞠黃色也色如菊化之黃乃黃衣皇后所
服也退日事禮文以為乃於季春之月擇吉日行之四月則立夏不可
行故今亦於季春之月擇日矣 傳曰鞠衣禮文云命婦亦當服而今
禮曹所上儀註無此語何據而為之乎且先蠶祭立夏前當行矣親蠶
獨不可行於立夏後乎其問以啓回啓曰禮文先蠶祭與親蚕並行於
一日然 成宗朝癸丑年親蚕時先蠶則三月十六日行之親蠶則二
十一日行之意必桑葉未敷故如此也今亦當依此例三月二十日後
改擇日啓之矣鞠衣則考之禮文服鞠衣採桑三條內命婦服鞠衣採

桑五條其下則服展衣綠衣採桑九條云以此觀之今王妃當服鞠衣採桑五條矣前在癸丑內外命婦服色皆以鴉青爲之臣意以爲今亦當依此例也○命推刑曹判書朴說吏曹參判成世純兵曹參判孫澍大司成權弘夏山君成夢并舍人金禹瑞應教許遵參校安處誠等說等見擬別試試官既奉命召而不即詣闕故也史臣曰時朝士好自便而慢奉公勤謹官事者反被譏笑朝廷紀綱不振如此○壬子禮曹啓曰野人劉吾乙未拜辭時怒擲官教釵帶及賜物不受曰吾所望堂上職而今乃如此何面目見吾麾下乎寧結項而死誓不還本土其言至爲不恭今若不詰責而送則必生輕慢之心請遣郎官責其無禮之罪令義禁府郎官多率羅將就所見處杖囚鄉通事及差備通事還收所授官教釵帶及賜物而送似可然此人年少驍勇衆所推服因此結怨以沮野人向國之心且生邊患不可不慮請收議何如○左議政成希顏議曰劉吾乙未本骨幹丐知谷非城底吾都里之類聞其人勇健有才略爲衆所推服雖強如莽哈者亦有所疑畏不得相抗常言盡心力爲國事云故國家今起授資窮職大抵懷重寶者必望其高價其爲人如是其所欲寧可禁乎特授堂上加實合事宜但今此上京

彼入之中速古凡入征時有功者居半皆以布物差等賜給以酬其勞而無有一人以功授一級者若在此時劉吾乙未別蒙超授則彼有功者應懷怏怏此朝廷所以欲大授劉吾乙未而未果者也劉吾乙未若悉此意則彼亦人耳豈無感悟之心乎臣恐彼不知朝廷之意而其所得大違於所望故忽有此不恭之言也今禮曹遣郎官責審起怒之由如吾乙未已悉朝廷之意而猶發其憤則已矣如不知朝廷之意而妄動其怒則先將朝廷以今勢不得陞爾堂上姑超授資窮職之意次詰爾雖不知朝廷之意遽發憤怒甚無禮解事巨酋不宜如是反覆責之以觀其彼回心服罪後更議施行右議政宋軼議臣意以為遣禮曹郎官速古乃入征野人各以其功曾已論賞事一一開說無責無禮之罪則彼亦人耳豈無感悟之心彼雖怒猶未解朝廷斷無變易之理 上用成希辭議禮曹郎官依大臣議開論則吾乙未謝罪請來秋朝貢上來時授我堂上加云○癸丑特加金應箕輔國崇祿為領經筵特加洪景舟崇祿仍為左叅贊特加鄭光弼崇政仍兼咸鏡道觀察使史臣曰廷議以光弼可能賑民故有是拜而及歸本道未聞有一賑民之策○甲寅下書于鄭光弼曰予慮北道人民連遭旱荒將填溝壑特除卿為方伯以賑

救之然卿之素蘊于中者不止於比而予之期望於卿者亦大茲用超授
一品資以示優待之意○領中樞府事金應其啓曰臣本無才德且於座目
如姜渾之輩居臣上者多而臣之所授位秩踰分請辭再啓不允○乙
卯大司諫趙元紀掌令金碗持平柳灌啓曰昭陵事臣等有事於別試
監試官未得論啓而今復來啓請速快斷仍啓前事皆不允○弘文
館舉司來啓曰聞今以仲朔宴退殿試大抵科舉重事上不重科
第則科第將輕而人不以為榮貴矣今京畿百姓流離災變不絕所當謹
天戒之時而敢行宴樂故臺諫論啓矣請從臺諫之啓勿退殿試傳
自今所以退定殿試非為仲朔宴也常時初試與殿試隔日行之今則只
隔四五月似甚迫促故令改擇日退殿試於二十五日而進仲朔宴於殿
試之前也然科舉果重依前擇日為殿試仲朔宴則退日可也○弘文館
請停仲朔宴上曰仲朔宴非一時偶為之事也大典四年一度行之
此國家待功臣之意至矣且見在勲臣多而一不慰答是亦不可也此非
他宴樂之比也○丙辰臺諫啓前事又啓曰頃日加洪景舟崇祿鄭光
弼崇政人君所以勵世者惟爵賞耳若善於其任別有他可賞之功
則已矣其或濫施於不當之人而又無名則人無勸勵而解弛矣今鄭

光弼其元有加已足為監司而又加之此甚無名洪景舟雖有大勲立
朝未以前入政府臺諫侍從以為不愜物望今又加資恐人心解體
且聞向者大臣於經筵啟以朝廷少宰輔之意古云官不必備惟其人以
我朝之事觀之黃喜獨任政丞甚以此則無其人闕其位之意也且一品
崇班一人進退政治得失四方觀瞻所關雖可當之人不可無名濫
授況不合物望者乎請並改正仲朔宴既命進之又命退之上
雖別無他意然如外間聞見必以為厭諫面然也此雖小事累德則大
昨臺諫啟請故雖已令退行然今有天變民隱不須強行於今年安
潤孫前為漢城府堂上以家代折給其子事見罷上已洞知國家
則待以宰相而其所為之事如此何必汲汲叙用前日還授職牒
上恩亦已足矣况又授職乎皆不允史臣曰潤孫為人厚重質直成
宗朝選入史館首發任士洪之奸為後日史官之法一時多之居官莅
職勤謹守法不行不義晚年為子所賣得此不義之名士林皆知非
情潤孫為子而隱未得自明時議惜之○命別試初試入格儒生講經
後許赴殿試初禮曹不欲講書而上以經術為重故特命講書○丁
巳臺諫啟復昭陵等事反覆論啟不允又啟曰忠清道節度使趙舜請

往來其鄉視病親自 上許之其父母若實有病則必不待啓聞而往
既受方面重任請勿令往來相見不允○戊午臺諫啓前事又啓曰江
原道觀察使李世應前為承旨以有所失而適之且為人望輕觀察使
任一道黜陟其任甚重望望之人下人豈畏服乎請適之居昌縣監尹
孝聘頃者熊川倭亂時與李海破關而出使一城陷沒其時熊川縣監
韓倫則被重罪李海尹孝聘減死其後李海立功於安骨浦自贖其罪
尹孝聘致一城陷沒而別無立功不可叙用也再啓並不允○都承旨
慶世昌等啓曰臺諫伏閣已閱四朔廢事甚多其重事則當自 上斟
酌如守令等事當速聽納 上雖愛惜人物臺諫非欲廢棄不用欲以
入器相當處用之耳各邑馬從因此苦留至於丐食此弊亦大不可不
慮 傳曰人物進退非輕故不允○己未臺諫再啓前事皆不允○庚
申臺諫再啓復昭陵等事皆不允○辛酉臺諫啓昭陵事及李珣李希
輔金義錫尹商老宋洗光尹孝聘李世應李世精鄭光國安潤孫鄭光
弼洪景舟趙舜崔叔生等事皆不允○太白書見○壬戌大司憲南袞
大司諫趙元紀等合司啓復昭陵等事皆不允○癸亥臺諫啓前事又
請停耆英會又啓曰今日臣等已時詣闕即請承旨啓事而承傳色午

鼓後始下來內間之事未詳知之然今方臺諫伏閣言事而移時不出若於中間遲留則有壅蔽之漸前在廢朝臺諫合司言事承傳色亦如此久不下來臺諫請罪廢主以和言荅之至甲子年盡推前日請罪之臺諫皆被大禍 成宗朝金悌臣為刑房承旨臺諫欲啓事而悌臣適如廁不即出對其時臺諫亦請罪悌臣 成宗則命於闕庭推問終以為無情棄之以 成宗朝及廢朝之事觀之得失之跡分明承傳色之緩慢臣等豈料復見於聖世乎請命推之荅曰今朝承傳色先以禮曹所啓之言來啓後以臺諫之言再來啓之予聞而即荅必因禮曹所啓言緒多端未及以時出也餘並不見○撰集廳郎官奉常寺正黃璫司成金安國訓鍊院僉正李耔承文院察校安處誠儀賓府經歷金安老吏曹正郎成世昌上疏曰伏聞昭陵之廢乃在於薨逝十六年之後雖云坐母弟不軌之罪其無預於身沒已久之事明矣當時大臣謬請致此不幸臣等深切痛焉母后父母兄弟謀逆按誅者考之於古不可以一二而坐廢母后者歷千百代而未之有聞豈君親大義窮天地亘萬古不可廢者耶夫事有誤舉於先世而改之於後者乃所以光祖先非顯其過也因循不改使祖先之失彰於萬世豈孝子慈孫之所忍為乎

况昭陵追廢之舉出於政府而非 光廟本意則今日之追復正所以
追 光廟之志成 光廟之羨使當時與後世曉然知出於大臣之謀 殿下
之孝不其大乎凡人之於夫婦生而同室死而共享雖賤至廝輿莫不受
報於子孫窮至於無嗣亦莫不班祔而托享未有榮榮獨享如 文廟
予子無托如昭陵者嗚呼尊為人主父母一國內有嬪御之侍外有臣
民之奉上承 祖宗之統緒下托 列聖之繼體配祔之祀追報之享
反有不及於廝輿無嗣之鬼皇天后土其忍視之耶皇天后土神祇
之所不忍視况爲臣子者乎臣等聞一人向隅滿座爲之不樂允人朋
際交會之情尚且如此况乎父母兄弟幽明無間精靈不爽則自 太
祖至于 成廟配坐偶享莫不有融融之樂獨 文廟陰楹與室忽忽
無偶左顧右瞻爲如何心雖豐之以潔牛將之以至誠其亦何心而享之
文廟不享則皇祖如 太祖 太宗皇考如 世宗之慈愛其忍安
享之耶 聖弟如 光廟之友愛後嗣如 睿廟 成廟之誠孝其又忍
之耶一廟之不享 祖宗列聖之靈俱失其歡則 光廟之悔從謬請
成廟之悔不即復宜如何耶嗚呼君親之恩固極孝子之情無窮霜
露怵惕時物之變而感于懷也羹墻永慕音容之遠而存于思也况 殿

下躬事 大廟顧瞻榑栝肅然如接乎容色也凜然如承乎聲歎也
光廟慘怛之懷可掬 列聖惻愴之情可想漂泊羈孤昭陵之
寃靈亦因是而念之 殿下寧不感動於中而思所以處之乎沉寃積
痛鬱鬱五十餘年天地神祇之所共憐 皇祖皇考之所不忍 光廟
成廟之所悔恨必待 殿下以雪之則今日之義豈非天啓之神助之
祖宗之靈有以誘之耶 殿下悲慕之誠初發於中而自不容掩旋牽
於偏滯之議疑阻不斷是何天地 祖宗之靈不足以動 殿下而議
者之一言足以沮 殿下藹然之理耶雖然議者豈安於母后之枉
廢而為義不可復耶其曰於義似當則亦非不欲復之也而又以告廟
之難於辭為疑當初告廢宜亦無辭而乃為之況今復之義順而辭
正乎特未之思耳 光廟既誤於政府之請 成廟再誤於鄭昌孫任士
洪之言 殿下又歸之數三議臣而不復則天地神祇之屬於 殿下
者安在 祖宗之責於 殿下者安在一國臣民之望於 殿下者亦
安在哉臺諫守闕而不退侍從抗章而不已大學生又從而言之一國
人心沉痛惻怛不能自己而必欲復之者於此蓋可見矣 殿下執
迷而不同臺諫結舌而中止則三綱墜地輿情太沮豈非運祚與

衰之一大機會耶臣等濫與撰局日詰禁闈每見臺諫伏閣意即獲免而悠悠閱時邈無見納臣等雖譖暗秩卑不在言列然冒名朝端叨恩竊祿其忍避越職之嫌終嘿不言以負 殿下批伏願 殿下快從輿論

上以慰天地 祖宗之靈下以答一國臣民之望不勝幸甚 上不納○

禁府照前主簿李承叔之罪依亂言律以決杖一百流三千里啓之命減

一等贖其杖承叔上言以其外祖金守經妻姦香等奉保夫人處贈賂婢

百徒三年照啓故至是上以爲不宜○甲子大司憲南袞大司諫趙元紀

等合司啓昭陵事及李珣李希輔尹商老宋洗先尹孝聘崔淑生李

世應趙舜仲朔宴等事皆不允○左參贊洪景舟啓曰頃日特賜臣崇

祿重加臣近有疾病且被臺論請辭傳曰前授崇祿卿固辭不受今則

勿辭景舟又啓曰朝廷宰相果少矣然非必盡以次陞當先用可用者

金應箕則自 先朝近侍立朝已久且有德望鄭光弼朝中善人多有

物望加資宜矣臣以庸劣亦與其列心甚未安 上不許○臺諫啓前

事不允○乙丑殿試取文科韓忠等十人武科朴吉召等十人○丙寅

臺諫啓前事又請勿許文武科遊街 上命通宋洗先尹孝聘崔淑

生等又命勿舉行趙舜往來覲親承傳而勿推擅稟之失餘皆不允○丁

卯傳于政院曰今方撰集三綱行實自古大亂之後必有褒賞節義之
典往者反正時事予未之詳知然豈無一人死於忠節者乎當搜訪

並撰錄○左密贊洪景舟辭崇祿及密贊之職不允○臺諫啓復昭陵

事及李世應尹商老李希輔仲朔宴等事皆不允○大雷電震 太廟

松木二條○戊辰遣同知中樞府事李長生如京謝恩

先是我國人訓帝命副還至是謝恩○右議政宋軼啓曰前年天變不小百姓飢餓今

年尤甚今雖勿行仲朔宴待秋成爲之猶未晚也且觀今日氣候陰雨

恐難行禮且不須強退於三月也三月非仲朔也停之爲便傳曰大抵

遇災而恐懼修省者上下當頃刻不忘也卿言至當前此仲朔宴或停

或行豈待大臣臺諫之言也今之所以不停者有意存焉頃者予聞

大臣之言年老勲臣皆云未死之前幸得密功臣宴否以此觀之宴功

臣稀罕可知矣予非不計天災時變也一以慰功臣一以慰年老也一

年一行何妨於事體卿雖不言臺諫連月論啓予非不知其意也今則

不可不爲且明日設宴而今日停之其於除費之意亦無益也○傳于

政院曰仲朔宴後加資與息數有無急速考例以啓○宋軼又啓曰大

抵恐懼側身以答天心人君之大事慰答功臣亦是重事然豈重於此乎

三四朔退行有何不可而強執如是乎臣亦以功臣參於三公之列何所不計乎臣聞成希顏亦於經筵請待年豐行之矣希顏功臣之長尤欲進宴所以請停豈非深思乎請勿強行 上不從○大司憲南袞司諫柳雲等合司啟曰復昭陵國家大事故反覆啓之請廣收衆議以決之又改正李希輔等三人之職並停仲朔宴皆不從○已巳 上御勤政殿行功臣仲朔宴○臺諫啓復昭陵李希輔尹尙老李世應等事皆不允○傳于賓廳曰功臣宴後古有恩數各有差等今則何為而可府院君領中樞以上政府六卿判尹以上今日詣闕議啓其未詣闕人急速收議于其家以啓予意欲依後條施行但未知卿等之意當否其更加磨鍊以啓此恩數之事雖下人所難議此則爵賞重事故問之一親功臣三品堂上及資窮而東西班已准職者各加一資資窮而未准職者陞職一親功臣及功臣嫡長一品以上二品以上親功臣三品堂上以上未准職者功臣嫡長三品以上已准職者未准職及資窮者並論賞物有差一親功臣及功臣嫡長未資窮者依老人宴例各加一資一親功臣及功臣嫡長堂上加已奪入還給一柳子光翎戴功臣乃其自效之功如靖國功臣則雖不還給翎戴功臣則還給一具壽永參靖國功臣廢朝濫

加改正時甲子以後加資則改正可也其前未亂政時加亦並改正未便此則還給何如○承旨權敏手啓曰 祖宗朝之例皆不可考只有 成宗朝壬辰年例仍錄以啓壬辰年十一月十三日功臣仲朔宴後 御書親功臣通政以上子誓弟姪中各加一資嫡長通政以上及資窮者賜鄉表裏未資窮者各加一資○傳于賓廳曰 大廟之內有驚愕之變明日動樂受朝賀未安故停之且卿等亦速考古者遇如此災變之例以啓我朝事例亦并改啓宋軼等僉議啓曰雷震處雖非正殿 祖宗之靈豈不驚動以此明日朝賀臣等亦欲啓停而未及耳且如經筵等事亦是視事遭如此災變不可安然御之請姑停之而避正殿以示畏懼之意且遣大臣于 宗廟行安 神祭 成宗朝丙午年恭陵丁字閣雷震 成宗翌日馳遣大臣致祭久停視事當考古例以啓今宜避 殿戒懼遣大臣致祭 安神 上命自明日避正殿宋軼請致齋一日後行祭許之○宋軼等議一親功臣三品堂上准職者厥類頗多不可遽加二品之職依 成宗朝例子誓弟姪中各加一資一親功臣資窮准職者各加一資一親功臣未准職者隨闕陞叙一親功臣及功臣嫡長一品以上二品以上親功臣三品堂上以上未准

職者功臣嫡長三品以上雖已准職者亦未准職者依前例差等賞物
一親功臣及嫡長未資窮者雖各加一資無妨一親功臣及嫡長堂
上加已奪人自有罪犯令該司分其輕重取稟還給一柳子光翊戴
之功雖大其陷士類誤國之罪亦大翊戴之功不可遽給一具壽永
以其罪盡奪廢朝時加資不可遽給依他功臣例賞物傳曰卿等言
令該司分輕重取稟還給予之本意則非謂以罪見奪之人乃指原
從功臣加及雜加反正初追論還奪之人也卿等以謂被罪之人而議之
卿等豈非誤耶其速更議以啓宋軼等啓曰此條臣等實未知其意
以謂有罪之人故如是議之今聞傳教尤不可給也當初原從功臣加及
廢朝族親加甚猥濫幾至於百餘行仲朔宴後不可舉論也臣等之
意當初朝廷曾已詳議處之今不可更議也傳曰原從功臣加資朝
廷豈不審議而處之乎其時大臣皆言參於原從功臣者皆可為靖國
功臣今方施恩功臣之時故予欲還授而卿等之議如此其各以卿等
之意書啓當待畢收議觀其衆議而處之

中宗恭僖徽文昭武欽仁誠孝大王實錄卷之十八

三月壬辰朔遊殿減膳○命別祭于永寧殿從政院之啓也 上親傳

香祝○大司憲南衣大司諫趙元紀等啓曰聞 宗廟有雷變極為寒

心 上亦豈不驚動乎 太廟神靈必震驚 上不親幸而只遣大臣

未安也 宗廟官負必知雷震而過二日來啓使 上御正殿動樂益

深未安請下禁府推之傳曰 廟內震雷予昨夕始聞至為驚駭此大

變也予欲親祭數日之內恐未及行之故別遣大臣耳親行之啓甚當

甚當更議大臣及禮官而為之官負推考事如啓袞等又啓曰 太廟

之靈震驚於 上意豈不惕然若問禮官似乎遲緩宜即親行儀物雖

或不備有至誠惻怛之意則可矣且於巡訪只令臺諫長官入參臺諫

不可分上下官今遇災變而兩司皆詣闕弘文館官負皆稽古之士請

令並參傳曰親幸事已教禮官臺諫弘文館當並入參矣然月廊狹隘

故只令長官入參如有可坐處并入可也袞等又啓曰春秋有事于太廟

聞大臣之卒緣先祖之心必聞樂不樂去樂奉事此得其宜矣今天降災

異 祖宗之靈聞樂而豈悅樂乎以此言之不當用樂也傳曰當問禮

官○弘文館副提學李自華等啓曰臣等聞臺諫請於親祭勿舉樂

殿下出入之時勿舉樂猶可於 先祖慰安之事去樂不可傳曰當問
禮官禮官回啓曰臺諫請去樂亦有意也然若不用樂則在天之靈豈
安心歆享其親祭之意則只為 先王先后驚動而慰安耳 上之出
入去樂則可也於 廟內去樂則不可也○辛未 上親祭于 宗廟
○上御思政殿簷下延訪群臣政府六曹判書以上臺諫弘文館全數
入侍 上曰雷震 廟庭至為驚駭天變不虛作未知其由卿等各陳
所懷右議政宋軼曰大抵咎徵以其事應休徵以其事應云者先儒以
為膠固不通也然災變之作因人所召必有其由近來人心風俗並不
如古 上雖為善政下不奉行然豈以此有此變乎古者高宗昵祭親
廟而有雉雉之異祖已以此為致災之由晉安帝時太廟雷震先儒以
為禴祀蒸嘗不親而簡忽故天示譴臣意以為 上即位之後只一行
宗廟親祭此誠闕典也 祖宗以昌德宮之內通路于太廟者意必欲
時時致祭也近觀祀典至為簡忽天道昭明恐致譴以此也領中樞府
事金應箕曰人事有闕失然後天變應之昔祖己謂以惟先格王正厥事
人君一心萬事之原一誦一令皆當一出於正若少有私意干於其間
則天必知之請先正一心在 成宗朝數親祭于文昭延恩少不怠弛

今者亦當如是右叅贊尹金孫曰 太廟雷震之變臣意稿恐 聖躬
有失而天示之異以警懼之也若恐懼修省以至誠應之雖有災異無
其應矣戶曹判書張順孫曰今 太廟有災非徒朝政有關 廟制恐
有關失也臺諫以昭陵追復事啟之今日行祭時 上亦見之矣唯
文宗獨享於 聖心豈不為之動念乎雖不可的指此亦可以致災也
大抵正君心開言路納諫諍事無大於此者應箕曰前議復昭陵時臣
意謂廢之已久而 成宗朝亦未追復恐有難事而以不當復議之今
復思之則於天理人情追復至當前議則誤矣史曹判書金詮曰臣今
日為酌酒官入見 文宗之位天下安有無母之國乎雖一夫一婦不
得其所尚且矜恤况 先王先后不得雪冤乎天變出於 太廟之內
未必不由於此也刑曹判書朴說曰今 太廟有災變意必天心欲復
昭陵耳請聽臺諫之言使之速復禮曹判書申用漑曰災出 太廟
天意必欲使 上特加恐懼修省也今臺諫請復昭陵此萬世綱常所
關之事不可不納近日屢下教求言皆特文具若答天譴當以實而已
大司憲南衣曰天鑑孔昭災豈虛生人事或有闕失則或先時而出或
後事而應矣天意玄微雖未可知古人云如慈父之命子諄諄教之也

昔高宗祭祀豐昵而有雉雉之異晉安帝不親廟祀而太廟有雷震之
變近日昭陵事臺諫累月伏閣力請追復而上拘於二三大臣之議
以爲久而難復今之入侍者皆謀國大臣詳議追復以應天心大司諫
趙元紀曰臣等累月伏閣請復昭陵而不聽今廟有大變安知天意
不以此也今朝廷大臣皆入於此請廣收羣議上曰災雖不可指的
必不虛生近來連年有災心常未安而今又變出廟中至爲驚駭祭
祀每當親行而不故未果此足致災昭陵追復於義至當然先祖所
爲不得輕改故已收議定之臺諫以爲廣收羣議何以則可宋軾曰昭
陵事初以爲祖宗所爲遠使追復爲難也議論若不正則何可以宰
相之議爲苟從乎上當觀羣議酌量處之告廟若順則昭合世
祖之心追復何難焉南衣曰大臣以告廟爲難者此尤不愛世祖
也今時雖知大臣啓請後世必直斥爲世祖之過也上爲孝曾孫
而能復之則此蓋世祖之愆孝莫大焉今上之親祀見文宗獨
享寧不惻然乎誠能復之則大綱正而一國之人孝悌之心油然而生
矣上當斷以大義先正此事然後朝廷政令次次修舉也宋軾曰天
道十年必反雖亂臣賊子若十年則猶得從輕況此事不干宗社亦可